

六 涓子即環淵

余考環淵之事，猶有說者。環淵既稱涓子，亦作涓子。御覽八三四又七三引列仙傳：「涓子

者，齊人，釣於澤，得符於鯉魚腸中。」又九三六引列仙傳云：「涓子，齊人也，好餌朮，接食

其精，至三百年，乃見於齊，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。後釣於河澤，得鯉魚腹中符，隱於岩山，能

致風雨。」水經注：芒碭二縣之間，山澤深固，多懷神智，有仙者涓子主柱，並隱碭山得道。疑列仙傳岩山，實岩山字

魚腸中書，教服食之法，三年，龍來迎去。莊周之蒙邑，老子之潁鄉，彭城之彭祖，皆在梁宋間，此蓋道術長生之說所自起。後遂與燕齊方士神仙合流。至淮南著書，仍近道術長生誕始之故地也。又六七〇引集仙錄云：

「涓子，齊人也，餌朮，著三才經。淮南王劉安得其文，不解其旨。又著琴書二篇，甚有條

理。」據此諸書，則涓子傳說，又有可得而論者。蓋其初本以涓子爲楚人，其後乃以涓子爲齊人。

也。云「三百年乃見於齊」，則亦謂其初非齊人矣。初爲釣者，後爲仙人，乃謂其得鯉魚腸中

符。御覽九三六又引列仙傳云：「琴高，趙人也。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。行涓彭之術，浮游冀州

涿郡間，二百餘年。」是傳說之流播而至燕也。此以涓彭連稱，則涓子亦大年，猶詹何爲老聃，

亦大年也。高士傳稱：「涓子告伯陽九仙法」，後世即以伯陽指老子，則涓子乃爲老氏師，與云

環淵爲老子弟子者，適相反矣。御覽九三五引符子：「太公涓釣於隱溪，五十有六年，未嘗得一

魚。魯連聞而觀焉，曰：釣所以在魚，無魚何釣？太公曰：不見康王父之釣耶？念蓬萊，釣巨海，摧岸投綸，五百年矣，未嘗得一魚，方吾猶一朝耳。」是涓子亦稱太公涓，猶如任公子稱太公任。下及魯連，則固晚世齊人之說也。

余考楚自頃襄王二十一年東遷郢陳，其時齊已滅宋，而淮北入於楚。東楚之與南齊，壤地密接。詹何環淵在是時，謂爲楚人者，殆卽郢陳東楚。故詹何稱蹲釣會稽，而環淵則列齊稷下。其後漢代辭賦，吳梁啟先，淮南翼後，皆當陳楚之地。而神仙黃老，齊楚同風，正自詹何環淵之徒始也。

七 臧丈人諷太公望

繼此有附辨者，則呂尚釣渭濱之說是也。在莊子之外篇田子方有之，曰：「文王觀於臧，見一丈人釣，而其釣莫釣，非持其釣有釣者也，常釣也。文王欲舉而授之政，而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也。欲終而釋之，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。於是旦而屬之大夫，曰：昔者寡人夢見良人，黑色而頤，乘駁馬而偏朱蹄，號曰：寓而政於臧丈人，庶幾乎民有瘳乎！諸大夫蹴然曰：先君王也。文王曰：然，則卜之！諸大夫曰：先君之命，王其無他，又何卜焉。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。三年，

文王以爲大師，北面而問曰：「政可以及天下乎？」臧丈人昧然而不應，泛然而辭，朝令而夜遁，終身無聞。」今按：此卽呂尙釣渭濱之說之由來也。莊子寓言無實，本屬虛造。彼所謂臧丈人者，

臧姜同聲，卽後世所謂姜太公也。而諸書言釣者，有太公渭，太公任，故事傳說，遂皆與姜太公

有涉。曰：「呂尙釣於磻溪三年不獲」，此卽太公渭釣五十六年未嘗得一魚之說也。

莊子云：「任公子期年不得魚。」

又云：「獲大鯉，得兵鈐於魚腹中」，卽渭子魚腸得符之說也。

路史後紀四，呂尙作呂渭，注引符子方外作太公渭。卽太公望漁釣乃由太公渭說傳

一證。而史公不深考，博採雜說，乃亦云：「太公望以魚釣奸周西伯，西伯將出獵，卜曰：「所獲非龍

非鸞，非虎非熊，所獲霸王之輔。於是獵，果遇太公於渭之陽，與語，大說之。曰：自吾先君太

公曰：「當有聖人適周，子眞是耶？」吾太公望子久矣，故號之曰太公望，載與俱歸。」此其事荒誕

無稽，自來已多疑者。而無知其出於莊子臧丈人之說也。成玄英頗知之，其疏莊子曰：「丈人

者，寓言於太公也。呂佐周室，受封於齊，檢於史傳，竟無逃跡，而云夜遁者，蓋莊生之寓言

也。」是猶不知漁釣干周，亦自莊生寓言來耳。孟子曰：「二老歸周」，則非以屠釣干君也。

離騷，天問，九章惜往日，皆言呂望屠於朝歌，尉繚子，說苑同。呂氏謹聽，則言其釣，同莊子。恐皆不足信。

周語云：「申呂齊許由太姜」，則太公乃以外戚重。

年老而稱太公，亦猶稱丈人老子也。故太公也，丈人也，老子也，皆一而二，二而一者。後之人

乃自繫而之鐘，自燭而之籥，如盲人之談日焉。使吾言而可信，史公自以臧丈人之寓言，爲姜太

公之實事，則固可無疑於吾老子之諸辨也。

八 孔子所見老子卽老萊子

然則孔子所見之老子固何人乎？莊周述孔子老聃，其固羌無故實，盡出虛構乎？曰：不然。莊周之言老子，其先固據論語也。莊子外物篇：「老萊子之弟子出薪，遇仲尼，反以告老萊子。

曰：是丘也，召而來。仲尼至。曰：丘去汝躬矜，與汝容知，斯爲君子矣。」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，孔子語子貢以近古之賢者，自伯夷叔齊以下十許人，曰：「德恭而行信，終日言不在尤之內，貧而樂也，蓋老萊子之行也。」而獨不及老子，是卽以老萊子爲老子也。史記仲尼弟子列

傳：「孔子之所嚴事，於周則老子，於楚則老萊子。」乃分老子與老萊子爲二人。

然老子傳又明云老子爲楚人，蓋史公於

此，殊無辨白。今卽據戴記孔子所稱道，如伯夷叔齊羊舌大夫趙文子隨武子桐提伯華羊舌赤。蘧伯玉柳下惠晏

平仲老萊子介子推凡十一人，其他十人，或見於論語，或見於左傳，獨老萊子無聞焉。其事始見於莊子之雜篇，而記禮者探之，而其名乃特著，亦可怪矣。余考楚策：「或謂黃齊曰：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？示之其齒之堅也，六十而盡，相靡也。」孔叢抗志篇謂老萊子教子思，淮南又以爲商容教老子，一語之傳，譌謬如此，其不足信據可見。

九 老萊子卽荷篠丈人

然則莊子雜篇之老萊子者何所來？余嘗爲之搜根掘柢，而知其卽論語之荷篠丈人也。余考莊子書，畏累虛亢桑子之屬，皆空語無事實。馬遷已先言之。而老萊子實有其人。萊者，除草之稱。子路「遇丈人，以杖荷篠，子路問曰：子見夫子乎？丈人曰：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植其杖而芸。」其事明見論語。而丈人之姓字不傳。後之記者異其辭，因謂之老萊子，蓋猶云芸草丈人也。惟莊子謂老萊子弟子出薪而遇孔子，則與子路之行後而遇丈人適相反。然此特小節相差，無害爲一事之訛傳。

莊子則陽篇：「孔子之楚，舍於蟻丘之漿。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，仲尼曰：是其市南宜僚邪？子路往視之，其室虛矣。」此與「孔子曰隱者也，使子路往視之，至則行矣。」取徑略相似，亦一事之訛傳也。惟曰市南宜僚，則并其事中之主人而訛之耳。

史記：「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」路史：「老子邑於苦之賴，賴乃萊也，故又曰老萊子。賴史作厲。」今按萊、賴、厲皆聲之轉。云老子居厲，居賴，皆涉萊音而譌。路史之言，是謂倒因爲果，認虛作實。

魏源老子本義云：「莊子稱老子居沛，邊韶碑則云：老子楚相縣人。釋文引莊子注：老子陳國相人，今屬苦縣，與沛相近。水經陰溝水注，東南至沛爲渦水，渦水又東逕苦縣故城南，卽春秋之相，王莽更之爲賴陵，又東逕賴鄉城南，又北逕老子廟東，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云云，尤爲詳備。」今按苦縣相城故城，皆在今河南鹿邑縣城東，太康地記，苦縣東有賴鄉村，老子所生。其地距沛不得謂相近。大抵苦縣自有賴鄉，云老子生其地，則涉萊音而譌，不必更牽莊子居沛以爲說。

史又云老子姓李氏，萊、李亦聲近。畢沅道德經序：「案古有萊氏，左傳有萊駒，老萊子應是萊子，如列禦寇師老商氏，以商氏稱老矣。」蓋由不得其會

通，而必欲爲之說。故曰老聃老氏，或曰李氏，老萊子則又爲萊氏焉。

魏源云：「老子居沛，沛宋地，宋國有老氏，然則老子其沛人子。」

姓，子之轉爲李，猶似之轉爲弋歟。」今按古者男子稱氏不稱姓。史稱其姓李氏，猶姓項氏姓劉氏之例，蓋已譌氏爲姓矣。今魏氏既謂老子氏老，又稱其姓子而轉爲李，此皆曲說強解，史固明云其氏李不氏老也。 劉向別錄云：

「老萊子，古之壽者。」丈人卽壽者也。老萊子之卽荷篠丈人，夫復何疑，而猶紛紛爲氏老氏李

氏萊之辨哉？

十 老萊子與狂接輿

莊子書原本論語造說者，尙有狂接輿。人間世：「孔子適楚，楚狂接輿游其門」云云，卽本

論語微子篇：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，孔子下，欲與之言，趨而避之，不得與之言」一事。接輿佯狂，故歌而不言。狂人晦其姓名，故云接輿。孔子下者，下車也。莊生易其辭云：「遊孔子之門，則賓朋之訪問，不類狂者行逕矣。高論直指，辭繁不刪，此溫伯雪子所譏「諫我似子，道我似父」者也，則不類狂人吐屬矣。莊生寓言，惟取達意。筆之所至，脫落恆蹊。彼固無有不可。

說者必據此而辨孔子下者，下堂也，狂接輿者，接姓而輿名也，此可謂不善審辨之論矣。

閻若璩四書釋

地續：「顧麟士曰：接輿必是不知姓名，因其迎車而歌，而強名之以紀。其名如荷蓀之類，非真其人字接輿。邢昺疏云爾，殊附會。余謂孔安國註已如是。又莊子人間世篇如是，豈惟邢昺。」今按微子篇所載，如長沮桀溺，荷蓀丈人，荷蓀，晨門，無一眞姓字，何獨疑於接輿？顧說真有見。閻氏又載王復禮說略同。江氏鄉黨圖考，翟氏四書考異，同主此說。近人馬氏莊子義證，復論接輿是姓名，引據莊子，而不悟莊子之不可確據，則甚矣讀書據古之難也。又按水經漁水注，引聖賢家墓記曰：南陽葉邑方城

西有黃城山，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。有東流水，則子路問津處。尸子曰：楚狂接輿耕於方城，蓋於此也。是接輿與沮溺傳說同屬方城，以其伴狂浩歌而接孔子之輿，故曰接輿，以其姓字淪滅，遞隱不自見，故曰沮溺。是何方城一隅，楚賢者之多歟？是又焉知非一事之兩傳，一謂兩人耦耕，一謂獨夫接輿，要之致譏於孔子之車轍周天下而不知所休止而已。故余既疑老萊子之即荷篠丈人，又疑接輿之即沮溺也。論古者必欲字字而實之，句句而信之，則亦無怪乎其必河漢於我言也。莊子漢陰丈人事，亦可由沮溺接輿而轉化。

莊子逍遙遊篇：「吾聞於連叔曰，吾聞言於接輿」云云，應帝王：「接輿告肩吾聖人之治」

云云。莊子之稱接輿，猶其稱老子矣。老子者，丈人也，自有不知誰何之五千言，爲老子增重，於是老子遂固爲博大真人。而狂接輿之在天壤間，則若存若亡，可有可無，一似不足齒數者。則試一繙莊子內篇，接輿之與老聃，豈不相爲等夷耶？
莊子天下篇，列序墨翟禽滑釐，宋鉏尹文，彭蒙田駢慎到，關尹老聃。先後似略依時代。天下篇未必莊周作，其所稱老聃，蓋指詹何，亦與內篇老聃不同。

韓詩外傳稱：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，其妻之市未返，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，願請治河南。接輿笑而不應。使者去，妻從市來，曰：先生少而爲義，豈將老而遺之，門外車軼，何其深也。接輿以告。妻曰：不如去之。乃夫負釜甑，妻戴織器，變易姓字，莫知其所之。」今按老萊子亦復然。成玄英疏莊子：「老萊子，楚之賢人隱者也，常隱蒙山。楚王遣使召爲相，其妻采樵歸，見門前車馬跡，問其故。老萊曰：『楚王召我。』妻曰：『受人有者，必爲人所制。』妻遂捨而去，老萊隨之。夫負妻戴，逃于江南，莫知所之。」莊子讓王篇：「鄭子陽遣列子粟，列子再拜辭使者去。」

列子入，其妻望而拊心，曰：「妾聞爲有道者妻子，皆得佚樂。今有飢色。君過而遺先生食，先生不受，豈不命邪？」同是妻也，非接輿老萊子之妻賢，而列子之妻不肖也。傳說多變，顛倒隨宜。而考古者必據此以證列子老萊子之輩行先後，宜多見其窒也。

十一 老子誤伯陽

上述孔子見老子，實本論語荷篠丈人，變文稱老萊子，又變而爲老子，爲老聃，因誤涉於太史儋，又誤涉於詹何，又有太公任，任公子。與之相因而起者，復有涓子環淵。又訛而爲關尹。一事流傳，輾轉錯出，至於不可辨識。其牽涉離奇有如此，而猶未也。余考老子傳說，尙有牽涉更甚者。史記老子傳：「老子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伯陽，諡曰聃。」王念孫讀書雜誌力辨之，曰：「史記原文，本作名耳，字聃。姓李氏。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。字聃作字伯陽，諡曰聃。此後人取神僊家書改竄之耳。」其辨極是。然余考以伯陽爲老子，其源亦甚舊，而實爲牽涉離奇尤甚之說也。周本紀：「幽王二年，三川震。伯陽甫曰：『周將亡矣。』」又見周語。集解：「韋昭曰：『伯陽甫周大夫也。唐固曰：『周柱下史老子也。』」又云：「幽王得褒姒，太史伯陽讀史記，曰：『周亡矣。』」則伯陽蓋幽王之史官。漢書五行志服虔注亦云：「周太史。」是則後人不僅以孔子見老聃爲即太

史儋，尤且以爲卽伯陽甫。自幽王二年下至孔子卒三百餘年，老聃之壽乃至此。抑猶未也。墨子所染，呂氏春秋當染，並稱：「舜染於許由伯陽。」高誘注呂氏云：「伯陽蓋老子也。舜時師之。」自舜至孔子，年世不可考。姑依舊說，則老子壽近二千歲。說之離奇至如此。宋翔鳳過庭錄許由伯陽爲一人，卽伯夷，其論殊確。然似墨呂書已誤以爲兩人，無怪高氏以伯陽卽老子矣。然人亦知其難信，乃斷斷致辨於史記無字伯陽云云。然去此一語，老子豈遂盡成信史乎。

十二 續耳卽老聃

以老子爲伯陽，乃爲周幽王史官，益遠而爲舜師。牽涉離奇極矣，而猶未也。乃於伯陽之外，重有續耳其人者，同時爲堯舜師。其人實亦爲老子，則尤其離奇荒誕之甚矣。呂覽本味篇：「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。」畢沅云：「續耳，韓非子作續牙，漢書人表作續身，皆隸轉失之。」余謂續耳卽聃也。說文：「聃，耳曼也。曼，引也。」魯頌毛傳：「曼，長也。」續字正有引長之義。故曰續耳卽聃。淮南有耽耳，說文有瞻耳，山海經有儋耳，又有離耳。注：「卽儋耳也。」水經溫水注亦云：「儋耳卽離耳。」初學記引韓詩：「離，長貌。」詩湛露：「其實離離」，傳：「離，垂也。」文選西京賦：「朱實離離」，薛注：「離離，實垂之貌。」耳垂在肩上，故

稱離耳，又云續耳。離續相反爲訓，益知續耳卽聃。據此則云續耳爲堯舜友，其意實指老聃。然此無足怪。伯陽在周幽王時，可以上友堯舜。安見老聃與孔子同時，卽不得前及唐虞哉？漢書古今人表伯陽續身皆列三等，儼若自古實有其人者，見古人之輕信而好誕也。

十三 李耳卽離耳

莊子云：「臭腐化神奇，神奇復化爲臭腐。」余觀老子傳說流變，亦有以極平實而化爲荒誕者，如論語荷篠丈人化而爲莊子太公任之類是也。復有極荒誕而化爲平實者，如離耳續耳爲堯舜師，復化而爲孔子師李耳之類是也。史記老子傳：「老子姓李氏，名耳。」余意李耳卽離耳也。離李聲近，聃卽離耳，因譌云姓李名耳矣。萊子離耳亦聲近。譜牒之家，於古人得姓所自，每喜推究，詳其來歷。獨於老子姓李無可說。若知李耳之爲離耳，則紛紛之辨，固可盡廢。而自老子得李姓耳名，遂若其人極平實，眞爲孔子師，眞著道德之意五千言。而後世遂不敢復以荒誕疑之。嗟夫！此所以荒誕之必化而爲平實矣。

十四 老子師商容

孔子所見之老子，其辨既如上述，請再及於老子之師弟子。荀子大略，武王始入殷，表商容之閭，釋箕子之囚，哭比干之墓。呂氏離謂，箕子商容以此窮。史記樂毅傳，燕王喜遺樂間書，箕子不用，商容不達。燕語，未如商容箕子之累。皆明以商容爲人名。淮南繆稱訓，老子學商容，見舌而知守柔矣。主術訓高誘注，商容，殷之賢人，老子師。又曰：商容，神人也，商容吐舌示老子，老子知舌柔齒剛。商容殷賢，豈得下爲老子師乎，故不得不謂之神人。文子說苑言老子學於常縱，常縱卽商容也。僞列子有老商氏，亦襲商容之名而故變以爲飾。後人知其不可信，乃轉以商容爲商之禮樂官名，非人姓名，此皆不免以古人語必無誤而強爲之說耳。夫老子已爲舜友，豈不及師商容哉？宋于庭過庭錄云：「史記股本紀表商容之間。索隱皇甫謐云：商容與殷人觀周軍之入，則以爲人名。鄭玄云：商家樂官，知禮容，所以禮署稱容臺。樂記釋箕子之囚，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。鄭注：行猶視也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。賢者所處，皆令反其居也。正義曰：鄭知容爲禮樂者，漢書儒林傳，孝文時，徐生善爲容，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。周本紀云：命召公釋箕子之囚，命畢公釋百姓之囚，表商容之閭。商容與百姓並稱，可知非一人。」又謂：「老子不能與商容相接。商容卽殷禮，老子爲守藏室史，守藏爲歸藏殷易，故所業亦殷禮」，此非以古人凡語爲無誤，而強爲之說乎。

管子小匡：「曹孫宿處楚，商容處宋，季勞處魯，徐開方處衛，匡向處燕，審友處晉，又游士八千人，使出周游於四方。」其文本之大匡，謂游公子開方於衛，游季友於魯，游蒙孫於楚。蒙孫無

考，公子開方季友乃魯衛公子，豈得妄攀以爲齊之游士？當春秋之世，何來有游士之風？又何至游士八千人？然則往所謂商容處宋者，殆又妄攀殷賢爲說。則商容亦自周初下迄春秋，當管仲桓公世，宜得爲老子師矣。梁玉繩呂子校補謂：「管子商容別是一同姓名者。」此又昔人讀書信古謹飭之態度宜然也。

十五 老子弟子文子

老子師有商容，其弟子則有文子。韓非內儲說上：「齊王問於文子曰：治國何如？曰：夫賞罰，利器也。君固握之，不可以示人。臣猶鹿獸也，惟薦草而就。」此文子蓋卽尹文子。繹史謂是田文，田

文豈肯爲是言哉？猶陳仲子亦單稱仲子也。漢志道家有文子九篇，班注云：「老子弟子，與孔子並時，而稱周平王問，似依托者也。」今按莊子好言老子，其所稱老子弟子，如南榮趵庚桑楚揚子居之徒，

雖云空言無事實，亦述之詳矣。顧獨不及文子。其他諸子亦無言文子者。孟荀傳索隱引別錄：「墨子書有文子，子夏之弟子，問於墨

子」，則非與孔子同時之文子也。太史公載諸子，亦缺文子。論語荷篠丈人無弟子，則孔子時老子弟子文子，亦烏有

先生也。老子之誤，由莊子之寓言，文子之誤，則由尹文之變稱。今文子書皆襲淮南，並採莊子，

則其書最先當出漢世，猶在馬遷後。不知尙爲七略舊本否？班氏注宋子云：「其言黃老意」，宋

鉅尹文並稱，漢人以宋鉅爲黃老，故僞爲尹文書者，亦引老子爲言，而以尹文爲其弟子。班氏本

其書爲說，故云旣爲老子弟子，則與孔子同時，而稱周平王，乃依託。非別有據，而眞謂是老子

弟子也。至名家別有尹文子一篇，則如道家既有涓子，復有關尹子，漢代僞書訛說不少，不得以漢時有二書，即證先代有兩人也。
尹文在齊宣王時，下及湣王，其年代與詹何環淵略相當，惟謂其師詹何，則亦無證。

十六 孔子比老彭

老子既爲論語之荷篠丈人，而世有謂論語實別自有老子者，是亦不可以不辨。論語述而篇：「子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」包曰：「老彭，殷賢大夫。」鄭曰：「老，老聃。彭，彭祖。」比觀兩說，以包爲勝。大戴禮虞戴德篇記孔子之言曰：「昔商老彭及仲傀，政之教大夫，官之教士，技之教庶人，揚則抑，抑則揚，綴以德行，不任以言。」四書考異云：「此最足以明聖人竊比之意。」漢書古今人表有老彭，在仲傀後。呂氏春秋情欲篇：「雖有彭祖，不能爲也。」注：「彭祖，殷之賢臣，治性靖靜，不欲於物。蓋壽七百歲。論語所謂竊比於我老彭是也。」執一篇注亦云：「彭祖，殷賢大夫。」此皆老彭即彭祖之證。若兼指彭祖老聃，則老聃在彭祖後，應云彭老，不應云老彭。以此推之，知鄭說之誤。竊比於我老彭者，猶云竊比我於老彭，猶云竊自比於老彭也。惟莊子釋文引世本云：「彭祖姓錢名鏗，在商爲守藏史，在周爲柱下史，年八百歲，一云即老子也。」則即以彭祖爲老子。楚辭天問：「彭鏗掛雉，帝何饗？」王逸注謂：「彭祖以雉

堯進堯，而堯饗之也。」史記五帝紀禹皋陶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，自堯時而皆舉用，則彭祖又爲堯臣。蓋孔子之言老彭，僅曰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而後世稱其壽，乃曰年七百，又謂其上爲堯臣，下爲周史，因謂其能調鼎進雉羹焉。謂老子卽伯陽者，以其爲史官。謂老子卽彭祖者，以其享高壽。其實則伯陽之爲史，彭祖之高壽，皆已在無可考信之列，而況謂其卽孔子所見之老子乎？宋于庭論語說義引道德五千言，證其合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」之旨，則其論亦猶陽貨卽楊朱之類也。今按此朱子已言之。然謂今傳五千言，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，此盡人可辨其不類也。又按魏源老子本義云：「莊子云：老子居沛，彭城近沛，意聘常居之，故曰老彭，猶展禽稱柳下邪？」今按謂老子常居彭城，此屬臆測。古人多以居地爲氏，若柳下之例，則亦應稱彭聃，不當稱老彭。魏說殊牽強。又此節所論，互見考辨第四，可參閱。

十七 戰國言老子之真相

今綜述上陳，則戰國言老子，大略可指者，凡得三人。一曰老萊子，卽論語荷篠丈人，爲孔子南遊所值。二曰太史儋，其人在周烈王時，爲周室史官，西入秦見秦獻公。三曰詹何，爲楚人，與環淵公子牟宋玉等並世。自以老萊子誤太史儋，然後孔子所值之丈人，遂一變而爲王室之史官。自以環淵誤關令尹，然後太史儋出關入秦，遂有人強之著書。夫論語之丈人，已爲神龍出沒，一鱗片爪，不可把摸。太史儋以神識著，詹何以前識名，益復荒誕。今以三人傳說，混而歸

之一身，又爲之粉飾焉，則宜其去實益遠。今爲分別條理，則孔子所見者，乃南方芸草之老人，神其事者由莊周。出關遊秦者，乃周室史官儋，而神其事者屬秦人。著書談道，列名百家者，乃楚人詹何，而神其事者，則爲晚周之小書俗說。其混而爲一人，合而爲一傳，則始史記。而其牽而益遠，以老子上躋堯舜，下及商初，則人知其妄，可勿深論也。

十八 老子之子孫

史記載孔子見老子，姓氏，名字，里居，年世，及其師弟子之傳，既一一爲之詳考其來歷，而深著其荒誕不足信如上述。顧猶有疑者，則老子之子孫是也。

史記：「老子之子名宗，宗爲魏將，封於段干。宗子注，注子宮，宮玄孫假。假仕於漢孝文帝，而假子解，爲膠西王卬太傅，因家於齊焉。」馬遷述老子子孫，詳實如是，豈得以爲虛？顧實有可疑者：梁氏志疑云：「史公既疑老萊子卽老子，又疑太史儋卽老子，史以傳信，奈何恍惚以惑後世？傳中載其國邑，鄉里，姓名，字號，官守，出處，以及其子孫，則非異類矣，而曰莫知所終，曰莫知然否。將所謂子孫者，聃耶？萊耶？儋耶？」此可疑一也。汪中老子考異，據魏安釐王四年，段干崇割地，謂爲魏將封段干者，乃儋之子，詳見前引。是汪氏謂崇卽宗也。然其事在

周赧王四十二年，上距烈王二年太史儋入秦，亦一百零一年。儋之入秦，苟宗爲初生，是宗年踰百歲，猶爲魏將，有是理乎？可疑二也。若謂段干崇爲儋何子，則年代尙相當，然亦無證可立。且凡人之稱其祖先，妄誕者多矣。

劉氏自謂出堯後，商周自謂出稷契。稷母履大人跡，契母吞玄鳥卵。又將一一據其子孫，而信其祖先耶？圈稱爲陳留風俗傳，自序先世，顏師古刊謬正俗辨之，斥其鄙野。見卷八。膠西太傅，夫亦圈稱之類耳。則史記雖詳列老氏之子孫，終不足以躋老氏於信史也。路史後紀疏食紀注引三輔決錄：「段干字爲段氏。」乃云入關者係段干木之子，校其年代頗合。然段干木之孫，仍不得爲魏安釐王將也。且段干木又係老氏之何人乎？凡此諸說，或足徵漢之李氏與戰國段干氏有關，不得卽爲老氏之信史。

十九 老子書之年代

老子之辨既定，則今傳道德五千言者，又出何人之手乎？曰：此已無可確指。其成書年代，亦無的證，可資論定。據其書思想議論，及其文體風格，蓋斷在孔子後。當自莊周之學既盛，乃始有之。汪氏以爲太史儋之書，亦非也。縱有太史儋，其人乃在莊周先，此書猶當稍晚，不能出儋手。

且漢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。陶憲曾曰：「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下，引風俗通云：春秋之末，鄭有賢人，著書一篇，號鄭長者，謂年高德茂，事長於人，以之爲長者也。」陰陽家有南公三十一篇，項羽紀正義，虞喜志林云：「南公者，道士，識廢興之數。」徐廣云：「楚人也，善言陰陽。」公者，長老之號，漢書陸弘傳集注。老人之稱也。田叔

傳集注。農家有野老十七篇，應劭曰：「年老居田野，相民耕種，故號野老。」蓋道家陰陽家農家之三派者，皆貴遜隱無名，又尙葆眞全年，故著書每匿其名而稱老。老子亦其流，烏從而必指其人哉。

其意著於莊子之寓言篇，曰：「寓言十九，重言十七。寓言十九，藉外論之，重言十七，所以已言也。是謂著艾。」郭象曰：「以其著艾，故俗共重之，雖使言不借外，猶十信其七。」道家著書，非藉之外，則托之老。如莊子稱列禦寇南郭子綦，是藉之外也。參考辨第五十九如老子鄭長者南公野老著書，是托之老也。今莊子寓言，知曉者多，其重言則人彭祖者。故云彭祖八百，則人習養生矣。云老聃仙隱，則人輕儒墨矣。是皆入其重言之彀中也。又曰：「年先矣，而無經緯本末，以期年耆者，是非先也。」蓋僅托之於年耆，猶不足以取重而動聽，乃必爲之經緯本末焉。經緯者，上下爲經，旁通爲緯。如言老子，而孔丘師之，楊朱問道，庚桑楚尸祝於畏壘，南榮趨贏糧而往從，是老子爲經，孔丘楊朱亢桑南榮爲緯也。本末者，如言老子先爲王官，終則遜隱，關尹尼之，乃著五千言，是其本末也。故後人尤重老聃，不信彭祖。則彭祖雖年耆，其經緯本末，不若老聃爾。此則莊生重言之說也。乃後之讀書者，終必以老子爲可信，不敢自越出於十七之數，吾以是不能不愛莊生之智矣。

今不得已而必爲老子五千言尋其作者，則詹何或庶其近之。老子曰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

可名，非常名。」此乃莊周公孫龍以後書耳。魏牟問於詹子，其年粗合。莊子內篇述老聃語，絕不見今老子五千言中。蓋其時尚無老子書，特莊周自爲寓言。至荀子云：「老子有見於詘，無見於信。」天論篇。或其時已有老子書。若僅見莊周寓言，荀子博學，未必遽加彈駁。以詹何年世言之，亦當在莊周荀卿間也。又詹何屢見於晚周人之稱述，而漢志獨無詹子書。便娟與娟何齊名，而漢人稱環淵師老子。然則，必不得已而求今道德五千言之作者，與其歸之孔子時之丈人，與秦獻公時之周史，無寧與之公子牟楚襄王同時之詹何爲得矣。

且史公傳老子雖多妄，其言漢初黃老傳統則頗有可信者。史記樂毅列傳：「樂氏之族，有樂

瑕公樂臣公。趙且爲秦所滅，亡之齊高密。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，顯聞於齊，稱賢師。」又

曰：「樂臣公學黃帝老子，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，不知其所出。

隋志道德經注云：「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二卷，漢志未載。經典敘錄有漢文帝時河上公注，河上丈人，即影射戰國之河上丈人。」（此王應麟藝文志考證已言之。）至梁時河上丈人注，又係後世假托，非真戰國時書。不然，漢志何未著錄？提要自誤，未可從。

河上丈人教安期生，安期生教毛翁公，毛翁公教樂瑕公，樂瑕公教樂臣公，樂臣公教蓋公，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，爲曹相國師。」集解索隱俱云：「臣公一作巨公。」田叔

傳：「學黃老術於樂巨公。」漢書作鉅公，即巨公也。御覽五百十引道學傳亦作樂鉅公，臣爲巨譌

無疑。道學傳又云：「樂鉅公宋人，號曰安丘丈人。」沈欽韓謂「鉅公」猶墨家之稱鉅子，非其名。」然其前尚有樂瑕公，沈說恐非是。而論其傳受，則史既謂樂瑕公樂巨公於趙

且爲秦滅時亡之齊，則其人尙在戰國晚世。蓋公受樂巨公黃老術，爲曹參師。田叔學黃老術於樂巨公，而仕趙王張敖。則樂巨公下及秦漢之交。今二樂治黃老，得於毛翕公，毛翕公得於安期生，則安期生年世不能甚後。然史公又謂：「蒯通善齊人安期生，列仙傳：「安期生，瑯琊阜鄉人。」安期生嘗干項羽，羽不能用。已而羽欲封此兩人，兩人終不肯受，亡去。及曹參爲相，請蒯通爲客。」蒯生之年，不能高於蓋公，則安期生正與樂巨公同時，何渠爲蓋公四傳之師哉？蓋蒯生頡頏公卿間，說韓信，客曹參所，遂以得名。安期生隱晦不彰。其後至武帝時，李少君乃言：「常游海上，見安期生。安期生食臣棗，大如瓜。安期生僊者，通蓬萊中。合則見，不合則隱。」於是天子始遣方士入海，求蓬萊安期生之屬。安期生乃始與昔者宋毋忌羨門高之徒，同爲海上神仙。史記封禪書謂：「自齊威宣之時，騶子之徒，論著終始五德之運，及秦帝而齊人奏之。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，皆燕人，爲方僊道，形解銷化，依於鬼神之事。」然則此數人者，皆出騶衍後。

索隱云：「最後，猶言其後也。服虔說止有四人，是也。小顏云：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，劉伯莊亦同此說，恐未詳。」王鳴盛曰：「案服虔司馬貞說，最後者，自是謂其在騶子之後耳，非姓名。其實止四人。顏注謬。」又韋昭曰：「皆燕古人之名，效爲神仙者也。」余謂秦人自以此數人名字爲神仙耳，非此四人效古神仙之名。韋說亦誤。而始皇帝之碣石，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，見始皇本紀。已謂之仙人，

無怪安期生與蒯生交游，嘗以術干項羽，而武帝乃想望以爲海上真僊，欲圖一面而不可得矣。當時言黃老者，固引神僊同流，故曰安期生師河上丈人，而漢初治黃老，若蓋公，若田叔，上推之。

於二樂，其傳皆自安期僊人來。此與所傳孔子師老聃者，作用雖異，取徑固同。然則史公言蓋公田叔，其傳受尚荒誕，已不盡信，其言老子，宜乎其迷。樂彥引老子道經云：「月中仙人宋毋忌」，可證當時言老子，多與諸仙通流。余考老子書，蓋與於齊，出於莊周宋鈃之後，荀卿已及見，至韓非呂不韋時已大行。此所謂道德之意五千言者，其殆果出於河上丈人之手乎？人之曰「丈人」，猶書之曰「老子」也。若丈人老壽，得躋百歲，或者其卒世，猶可出荀卿後。毛翕公安期生二樂之徒，皆竝世肩隨，不能大相先後，或者皆嘗得其書而傳其術，而史公某以傳某又以傳某之說，固不足盡據。且鄒衍出燕惠王後，秦人已上歸之齊威宣時。今丈人當晚周，漢人何難升諸孔子之前哉？要之推跡黃老真源者，當尋索於此，以視猶龍一傳，迷離惝怳，固遠爲近於情實。而詹何以漁釣稱高年，其得爲河上之丈人亦宜。年世既合，邦邑亦近。故曰與不得已而必求道德五千言之作者，則不如歸之詹子之爲適也。

宋陳無已后山集理究：「世謂孔老同時，非也。孟子關楊墨而不及老，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楊，莊子先六經，而墨宋慎次之，關老又次之，莊惠終焉。其關楊之後，孟荀之間乎？」此疑老子身世最先，而定老子身世亦最的。

卷二

七三 商鞅考 附甘龍 杜摯

商鞅衛人，與吳起同邦土，其仕魏，事公叔痤，而痤又甚賢起。起之爲治，大倣李克。鞅入秦相孝公，考其行事，則李克吳起之遺教爲多。史稱鞅先說孝公以比德殷周，是鞅受儒業之明證也。其變法，令民什伍相收司連坐，此受之於李克之網經也。通典引吳起教戰法，亦有「鄉里相比，什伍相保」之文。立木南門，此吳起債表之故智也。此容齋隨筆四困學紀聞十均言之。桓譚新論：「魏三月上祀，農官讀法。」其法亦督農事，盡地力之意。其制殆亦始於李悝。則吳起商鞅之立木債表，其先亦師李悝讀法之意也。今周官有讀法

之制，其書出當在後，盜亦三晉之士所爲。

開阡陌封疆，此李克盡地力之教也。

參讀朱子開阡陌辨。鞅傳：衛鞅變法，甘龍杜摯爭之。孟子論井田引龍子，謂莫善於助，莫不善於貢。助有公

田，乃井田舊制，貢則使民盡地力而稅之，疑龍子即甘龍。又秦策三王稽杜摯同伐趙，年世不相接，豈別一杜摯耶？今按史文本諸商君書更法篇，而此篇多襲趙策武靈王胡服章。趙策云：武靈王平晝閒居，而商君書認爲孝公平晝，是其證。然則恐杜摯非有二人，而甘龍亦不必與商君同時。遷議令者邊城，此吳起令貴人實廣虛之地之意也。漢志神農二十篇，班注：「六國

時諸子，疾時怠於農業，道耕農事，託之神農。」師古曰：「劉向別錄云：疑李悝及商君所

說。『今按重農政，李悝、吳起、商君一也。顧劉氏獨不及吳起。重法律，亦李悝、吳起、商君一也。桓譚新論稱商君受李悝法經以相秦，亦不及吳起。漢志兵家有李子十篇，沈欽韓曰：「疑李悝。」又有公孫鞅二十七篇，荀子議兵篇：「秦之衛鞅，世俗所謂善用兵者也。」是重兵事，又李悝、吳起、商鞅三人所同也。後人視起僅爲一善用兵者，而獨不及李克、商鞅。其誤蓋始於史記孫吳列傳，以起與孫武、孫臏並列。不知兵家亦有李子、公孫鞅，當時從政者率主兵，乃時代使然，豈得徒以兵家目之。鞅之爲政，宗室貴戚怨之，不獲其死，亦類吳起。人盡誇道鞅政，顧不知皆受之於李悝。人盡謂法家原於道德，顧不知實淵源於儒者。其守法奉公，卽孔子正名復禮之精神，隨時勢而一轉移耳。道家乃從其後而加之誹議，豈得謂其同條貫者耶？

據當時立論。老子韓非，同出戰國晚世，思想自有相通處。至李、吳、商鞅，乃戰國初期法家，不得與韓非並論。

漢初學術，非道德卽刑名。而史公當武帝時，已尊儒。故升孔子爲世家，而以老莊申韓同傳，自

史記鞅傳：「鞅初事魏相公叔痤，痤卒，惠王弗能用，鞅遂入秦。」考惠王九年，公叔痤爲將，敗韓、趙於澮。是年卽爲秦所虜，呂氏大事記謂秦虜痤復歸之，而終於相位，則在明年，爲秦孝公元。秦本紀鞅入秦見孝公在元年，是也。孝公三年，鞅說孝公變法。六年，拜左庶長。秦策：「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，疾且不起。」自七年至二十四年，孝公卒，適十八年。蓋自七年以後，商君始見信任也。十年爲大良造，本傳稱行之十年，於是以鞅爲大良造者誤。又本傳稱商君

相秦十年，然本紀列傳年表記鞅在秦爵位升遷甚備，獨無爲相事。年表孝公二十二年封大良造商

鞅。水經濁漳水注在惠成王三十年，較年表前一年。史公據秦紀言鞅事宜不誤，或魏史用夏正，尚在今年之末，而秦用周歷，已改歲，則在明年之端也。又濁漳水注：衡水北逕鄆縣故城東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，秦封衛鞅於鄆，改名曰商，即

此是也。故王莽改曰秦聚也。今按史記集解，徐廣曰，弘農商縣。索隱謂於商，二縣名。正義：於商在鄆州內鄉縣東七里，古於邑。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，本商邑。是謂於商與商乃兩地。今按：史記他處皆言商於，不言於商，則封於商，乃專指商洛，

不兼於言。考秦在當時，尚未得河西地，更不得遠封商君達於漳衛之域。且史記明稱封之於商十五邑，趙良亦謂何不歸十五都濯園於鄆，此證酈說之不足信。惟不知紀年說究何自。或鄆即指於商之於，合言之，則曰於商，或商於。單言之，亦可曰商，或曰於，即鄆。要之不在衡漳附近，則斷可定也。則商君至封列侯，仍爲大良造，非別有爲相一級也。其後惠文王五年，本紀年

表均書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，魏人因獻陰晉。疑其時秦之大良造即當相職，非別有相位一級也。

至惠文王十年，張儀相，秦官始有相稱。以後例前，故稱商鞅爲秦相耳。又按：趙良之說商君

曰：「相秦不以百姓爲事，而大築冀闕。」築冀闕在鞅爲大良造後二年，知爲大良造即爲秦相

矣。然自此下至孝公卒尙十五年，則史所稱相秦十年者，亦復非也。本傳又云：「築冀闕宮庭於

咸陽，自雍徙都之。後四年，公子虔復犯約，剿之。」今按，趙良說商鞅：「公子虔杜門不出，

已八年矣。」趙良進說後五月，孝公卒。今姑定趙良之說在孝公卒前一年，其前八年，爲孝公之

十六年，適當秦遷都行新法後四年。則公子虔之剿，斷在是年。然本傳又云：「鞅爲左庶長，定

變法之令，於是太子犯法，鞅曰：太子，君嗣也，不可施刑，刑其傅公子虔。」鞅爲左庶長在孝

公六年，其時尚位微，何能遽刑及於太子之傅？且孝公是年不過二十七歲，太子尙幼，不能犯

法。鞅亦何不稱太子幼弱，而云君嗣不可刑，知太子非幼弱矣。然則刑公子虔自在十六年，而史公誤爲在前，遂稱公子虔復犯約耳。二十二年，封於商，二十四年，見誅。鹽鐵論非鞅第七：謂商君入秦期年而相之，亦誤。今姑定商君入秦年三十，則其生年應與孟子相先後。其壽殆過五十，而未及六十也。呂氏春秋無義篇：「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，襄庇不受。」是鞅敗時其母尚在，知鞅非高壽。

漢書藝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，兵權謀家公孫鞅二十七篇，今傳二十六篇，亡其二，實二十四篇。然全書開首更法第一，稱孝公平畫，卽已舉孝公之諡，其書非出鞅手，明明甚顯。其他如弱民篇襲荀子，靳令篇同韓非，錯法有烏獲，乃秦武王時人。知其書之成頗晚。而徠民篇且云：「今三晉之不勝秦四世矣。自魏襄以來，小大之戰，三晉之所亡於秦者不可勝數。若此而不服，秦能取其地，不能奪其民也。夫秦之所患者，興兵而伐則國家貧，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，此王所不能兩成也。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服。今以故秦事敵，而使新民作本兵，雖百宿於外，境內不失須臾之時，此富強兩成之效也。」又曰：「周軍之勝，華軍之勝，長平之勝，秦之所亡民者幾何？」此其文明出長平戰後，而所以爲秦謀者亦至精。其意欲乘屢勝之鋒，而使戰敗者不得休息，故有徠三晉民使耕於內，而秦民專戰於外之畫。若在孝公變法時，方務開阡陌，盡地力，內力未充。其出而戰也，亦闕機抵隙，因便乘勢，非能亟戰而操必勝之權也。參讀考辨第九十五。無論秦之聲威未震，

關東之民不肯襁負而至。卽至矣，亦祇以擾秦而亡之，欲求國內一日之安將不可得，更何論於亡三晉而一天下哉！史公序商鞅變法，條理悉備。其一民於耕戰則有之矣，徠三晉民耕於內，驅秦民戰於外，史公無此說也。後世言商君變法，往往以開阡陌徠民並稱，失之遠矣。

商鞅徠民，其說始於杜佑，

蓋本之商君書。

七四 齊威王在位三十八年非三十六年辨

紀年：「梁惠王後元十五年，齊威王薨。」其年爲周慎靚王元年。

林氏戰國紀年，雷氏竹書考訂，據此謂威王卒於周顯王四十八年

也。誤自梁惠王十四年，卽威王元年，至是，則威王之三十八年也。史記年表威王凡三十六年，蓋誤。今考史記所以誤者，滑稽列傳載淳于髡說威王以隱，曰：「國中有大鳥，止王之庭，三年不蜚又不鳴，王知此鳥何也？」王曰：「此鳥不飛則已，一飛沖天。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。乃奮兵而出，諸侯振驚，還齊侵地，威行三十六年。」史記此文，當出戰國雜說，史公採之，遂誤認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也。不知此文所云三十六年，乃指其威行天下之年，不得以諸侯並伐之年并入計算。雖淳于髡以隱進諫之事，或未可盡信，然當時爲此說者，固明謂威王在位三十九年，故以不

治之三年，加威行之三十六年，而足成其數。今謂威王凡三十八年者，自其卽位之明年改稱元年計也。田齊世家謂：「威王初卽位，不治，九年後，乃奮發」，與三年之說不同。

淮南汜論訓：「齊威王設大鼎於

庭中，數無鹽令而烹之，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。」此卽烹阿大夫之別傳。惟稱三十二歲，則未可據。

卽如國策所載鄒忌諷諫威王，詳其辭氣，正在威王奮

發中興之前。而史記稱鄒忌以鼓琴干威王，已在威王之二十一年。凡此皆史公博採舊說，疎略致誤。其實威王特始懈終勵，一時傳說紛紛，極言其中興之驟，奮發之奇，乃有三年九年之語，與淳于髡進隱及一日而封卽墨烹阿大夫之說。以余觀之，似國策鄒忌事最爲雅淨可取。且若依紀年，則今史表鄒忌以鼓琴見威王之歲，正值威王初立之年。則威王在位年數，正可援紀年與滑稽列傳所採雜說，及年表三端參合而定，斷斷然無可移也。

七五 稷下通考

扶植戰國學術，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，初推魏文，旣則齊之稷下。稷下者，史記田齊世家集

解引劉向別錄云：「齊有稷門，城門也。談說之士，期會於稷下也。」

太平寰宇記卷十八，益都下，引別錄云：「齊有稷門，齊之城西

門也。外有學堂，卽齊宣王立學所也，故稱爲稷下之學。又莒子如齊，盟于稷門。又史記云：「談說之士，會于稷下。皆此地也。」索隱：「齊地記云：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，往往存焉。蓋因側系水，故曰稷門。古側稷音相近爾。又虞喜曰：齊有稷

山，立館其下，以待游士，亦異說也。」按魯亦有稷門，爲正南門。又左傳定八年：「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，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，弗勝，又戰於棘下。」杜注：「棘下，城內地名。」疑棘下即稷下，因地近稷門而名。魯南城有三門，正南曰稷門，南城西門曰零門，其東門曰鹿門。齊城亦有鹿門，則齊之稷門，自與魯同，並不以側系水，亦並不以稷山稱爲稷下。以零門之例推之，當以社祭得名。而談說之士，期會於此門附近，故稱稷下，仍以別錄之說爲允。又水經淄水注：「系水流逕陽門西，水次有故封處，所謂齊之稷下也。」陽門乃齊西門，然則稷下在西門。自不誤。又太平寰宇記卷十八亦謂：「棘下，齊城內地名。」亦與魯棘下同。徐幹中論亡國篇：「齊桓公立稷下之宮，

設大夫之號，招致賢人而尊寵之，孟軻之徒皆遊於齊。」是稷下始於田午也。按此說極少見，中論以外無言者。然田桓公之時，田氏得齊未久，又身行篡奪，正魏文禮賢之風方衰，繼而爲此，攬賢士，收名聲以自固位，恐有之耳。新序：「騶忌既爲齊相，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

人，皆輕騶忌，相與往見。」是威王時已有稷下先生之稱也。田齊世家：「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，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賜列第爲上大夫，不治而議論。齊稷下

學士復盛，且數百千人。」是至宣王時而稷下大興也。世家叙此於宣王十八年，殆因宣王十九年而卒，而此事無確年可繫，故書於其卒前耳。狄子奇孟子編年遂謂：

「宣王十八年與稷下」，大誤。周季編略誤亦同。鹽鐵論：「及潛王奮二世之餘烈，南舉楚淮北，并巨宋，苞十二國。西摧三晉，

卻強秦，五國賓從。鄒魯之君，泗上諸侯，皆入臣。矜功不休，百姓不堪，諸儒分散。慎到接子

亡去，田駢如薛，而孫卿適楚。」是稷下先生散於潛王之末世也。孟荀列傳：「田駢之屬皆已

死，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。齊尙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爲祭酒。」是至襄王時而稷下復

興也。至王建之世則無聞。然史稱鄒衍鄒奭皆稷下先生，是其制猶存也。蓋齊之稷下，始自桓

公，歷威宣湣襄，前後五世，垂及王建，終齊之亡，踰百年外，可謂盛矣。新序又云：「齊稷下

先生喜議政事，此稷下之學風也。上自淳于髡，下至荀卿，莫不皆然。田齊世家云：「稷下學士不治而議論。」不治者，田駢設不宦之義，而淳于髡以終身不仕見稱，此稷下之行誼也。故遊稷下者稱學士，其前輩稱先生，尤尊推老師。淳于髡遊梁，惠王稱淳于先生。齊人譏田駢，亦呼先生。孟子遇宋牼於石邱，曰：先生將何之。荀卿之來稷下，初稱遊學，後爲老師。宋牼尹文之言曰：「先生恐不得飽，弟子雖饑，不忘天下。」皆是也。

齊策有先生王斗，殆亦稷下先生也。列子書稱尹文先生，新序稱田巴先生。隋書經籍志：「魯連，齊人，不仕，稱爲先生。」疑亦列稷下。

而稷下復有講室，此稷下之組織也。言其祿養，孟荀列傳有云：「自如淳于髡以下，命曰列大夫，爲開第康莊之衢，高門大屋尊寵之。」齊策或人譏田駢曰：「贊養千鍾，徒百人。」齊宣王之於孟子曰：「將中國授室，養弟子以萬鍾。」此稷下之生活也。遊稷下者，既得

優遊祿養，而無政事之勞，故相率以著書講學爲事。孟荀列傳所謂「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，豈可勝道」，劉向荀子目錄所謂「咸作書刺世」者也。此則稷下之事業也。其姓名顯著者，有淳于髡慎到田駢環淵接子宋鈎尹文鄒衍鄒爽荀卿，既各分篇考辨其年世行事，爰綜述其前後興衰之大要焉。

五經異義云：「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。」今按博士始於魯，魏亦有之，齊稷下本追魯繆魏文禮賢之制。蓋博士卽稷下之先生也。參讀考辨第四十八。

附稷下學士名表

姓名	國籍	年	世	考辨
一淳于髡	齊	威	宣	一三八
二孟軻(?)	鄒	威	宣	七六
三彭蒙	齊(?)	威(?)	宣	一三九
四宋鈰	宋		宣	一二三
五尹文	齊		宣	一二四
六慎到	趙		宣	一三七
七接子	齊		宣	一三八
八季真(?)	齊(?)		宣	一三八
九田駢	齊		宣	一三九
一〇環淵	楚(?)		宣	七二、一四六

一一王斗	齊		宣	潛(?)		七五、 一三九
一二兒說(?)	宋		宣	潛		一三〇
一三荀況	趙		宣	潛	襄	一六三、 四三
一四鄒衍	齊				襄	一四四、 五二
一五鄒奭	齊				襄(?)	一四四
一六田巴	齊				王建	一五五
一七魯仲連	齊				王建	一五五

七六 孟子不列稷下考

孟子遊齊，歷威宣二世，參讀考辨
第九八。正當稷下盛時，而孟子則似不伍於稷下。鹽鐵論論儒篇：「

齊宣王褒儒尊學，孟軻淳于髡之徒，受上大夫之祿，不任職而論國事。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。」是以孟軻淳于髡同爲稷下齊偶也。余考其說似頗誤。徐幹中論亡國篇：「齊桓公立稷下之宮，孟軻之徒皆遊齊。」亦與鹽鐵論同。桓公之卒，孟子年

不過三十，謂其已遊齊，亦恐不然。雖史記與孟子書均無明文以證其非，而可推跡以求者。史記孟荀傳云：「自如淳于

髡以下，皆命曰列大夫，爲開第康莊之衢，高門大屋尊寵之。」不數孟子，而云淳于髡以下，此孟子不列稷下之證一也。田齊世家亦云：「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，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，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賜列第爲上大夫，不治而議論。」列舉稷下聞人，獨無孟子，此孟子不列稷下之證二也。孟子書載與淳于髡辯難凡兩番。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謂：「一在去齊之後，一似相值於梁惠王朝。」今按淳于詰孟子天下溺而不援，閻氏定爲在梁相值之言。蓋以其時孟子不仕而臆定。然安知不在齊威王時，兩人固同在齊。孟子雖不仕，而好言仕義。淳于之言，非以爲勸，乃以爲譏也。淳于爲稷下先生，不治而議論，此以不仕爲名高者也。孟子則曰：「士不托於諸侯，抱關擊柝者，皆有常職，以食於上。無常職而賜於上者，爲不恭。」又曰：「庶人不傳質爲臣，不敢見於諸侯。」又曰：「仕非爲貧，而有時乎爲貧。」又曰：「孔子三月無君，則皇皇如也，出疆必載質。」曰：「士之仕也，猶農夫之耕。」而所惡則曰「處士橫議」，所願學則在孔子，曰：「可以仕而仕，可以止而止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速而速。」至若稷下諸先生，不治而議論，此孟子所謂處士之橫議，庶人不爲臣，無常職，而托於諸侯，皆孟子所深斥也。故孟子在齊爲卿，有官爵，明不與稷下爲類。致爲臣而歸，則非不仕。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，養弟子以萬

鍾，此史記所謂開第康莊之衢，欲以稷下之禮敬孟子。孟子曰：是賤丈夫登壘斷罔利者。而淳于又譏之，曰：「夫子在三卿之中，名實未加於人而去，仁者果如是乎？」凡以見其出處行誼之不同。此孟子不列稷下之證三也。當時如儀衍縱橫之徒，以妾婦之道固祿利。而許行陳仲則主並耕，不恃人食。淳于髡田駢稷下之處士，既享儀衍居官之祿，復慕許陳在野之名。惟孟子獨高談士禮，自謂本之孔子。然孔子之禮，重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而孟子欲以齊王，又自稱諸侯之禮。吾未之學。而孟子所謂孔子之仕止久速，當孔子時亦未嘗以此爲禮，而明以告其弟子也。此亦世風之一變，余故以論稷下學士而並及焉。

汪中經義知新記云：「孟子書載孟子爲卿於齊，而其自言曰，我無官守，我無言責。趙氏注孟子將朝王云：孟子雖仕於齊，處師賓之位，以道見敬，諸侯上大夫，卿也，通謂之卿。是孟子亦列大夫也。劉向荀子叙云：至齊襄王時，孫卿最爲老師，齊尚修列大夫之缺，而孫卿三爲祭酒焉。史記亦云然。則荀子之稱卿，蓋以官著，如虞卿者歟？」是誤以孟子之卿謂即稷下之列大夫也。荀子稱卿，自爲其字。劉向叙曰：「蘭陵人喜字卿，蓋法孫卿。」此荀子字卿之確證。燕有荆卿，不聞其爲卿。荀子書多稱荀卿子，子者尊美之詞。若卿已爲尊美之詞，既曰卿，又曰子，則不詞矣。（參讀江表讀子居言論荀子之姓氏名字篇。）列大夫者，言爵比大夫，自爲稷下學士之祿，與卿大夫不同。胡元儀亦謂孟子宣王時在齊，居列大夫之中，而孟子書言爲卿於齊，蓋卿即列大夫之長。皆由未能通讀孟子全書，不知孟子本不與稷下爲伍也。且稷下列大夫不治而議論，今孟子言無言職，明不與列大夫爲類矣。至崔述孟子事實錄云：「孟子在齊爲卿，乃客卿，與居官任職者不同。蓋戰國之士，游於鄰國者多，雖不受職，有爲時君所禮，亦畀以爵。戰國策所謂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行入邯鄲者是也。公孫丑又稱仕而不受祿者，古者卿大夫之祿皆以邑。若他國之大夫居是邦者，則致饋餼牽，春秋傳所謂秦緘與楚比齒者是也。士之遊是邦者，則饋以粟帛。孟子所謂君饋之則受之者也。孟子既見宣王，知其不能行道，故不受其采邑，以爲久居之計。齊王雖授以卿之位，而初無卿之職，是以朝王無定期，而孟子亦自謂無官守，無言責也。」今按崔說似晰而實未是。君饋則受，與卿祿絕不同。至卿大夫祿皆以邑，乃春秋時則然，戰國亦未盡然也。惟狄子奇孟子編年謂：「孟子在齊始爲賓師，但受公養之禮，不受祿。其後爲卿，受粟十萬。凡言無官守無言職者，皆在爲賓師時。言當路於齊，加齊卿相者，皆在爲卿時。當分別觀之。」其言似的，惟繫年有誤耳。因辨孟子不列稷下，故附辨之。

七七 申不害考

史記申不害傳：「申不害故鄭之賤臣，學術以干韓昭侯，爲相十五年，國治兵強，無侵韓者。」索隱：「王劭按紀年，韓昭侯之世，兵寇屢交，異乎此言。」今按史記韓世家，申不害相在昭侯八年，至二十二年而死。然史記於昭侯元實誤後四年，詳考辨第七十一。則昭侯八年乃梁惠王十六年也。其明年，梁伐趙，圍邯鄲。考韓策：「魏之圍邯鄲也，申不害始合於韓王。然未知王之所欲，恐言而未必中。王問申子，吾誰與而可？申子微謂趙卓韓，使各進議於王，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之，王大悅。」正符初相情事。今史記申不害相尚在邯鄲圍後三年，則與韓策不合。知申子相韓在昭侯八年實不誤，惟當梁惠王十六年，非二十年也。王劭所謂兵寇屢交者，今紀年已佚，其猶可考見，如惠成王

十六年，秦公子壯帥師伐鄭，圍焦城，不克。水經渠水注。

十七年，鄭釐侯來朝中陽。水經渠水注。今按此殆梁圍邯鄲，韓決從梁後事；參讀下考。又韓策三：「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，申不害之計事曰：我執珪於魏，魏君必得志外靡於天下，是魏

弊矣。諸侯惡魏，必事韓。」按紀年：惠成王十三年與鄭釐侯盟巫沙，明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，是爲鄭釐侯之六年。八年申不害爲相。九年朝魏於中陽。疑此所謂執珪而見梁君者，乃指九年朝中陽事。六年之朝，申子尚未

當國也。

十八年，王以韓師敗諸侯師於襄陵。

水經注。

二十六年，敗韓馬陵。

史記魏世家索隱。按此條誤，詳考辨百三十四。

二十八年，穰庇

此據今本偽紀年，一本又作穰疵。呂氏無義篇：「秦惠王疑衛鞅，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，穰庇不受。」即此人。水經注作穰苴，誤。

率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，

鄭師敗遁。

水經渠水注。

則韓爲魏弱，王氏之辨，洵不虛矣。

志疑不知今本偽紀年與王劭司馬貞所見不同，妄據以駁王說，殊誤。

至申不害卒，余疑實當韓昭侯二

十六年。

詳考辨第七十一。

則申子相韓前後當得十九年。

史謂相韓十五年，亦誤。申子相韓距鄭滅已二十一

年。

依史記當二十五年。

又十九年而卒。其先爲鄭賤臣，姑以韓滅鄭申子年近三十計之，則其生年當在周威

烈之末，安王之初，年壽在六十七十之間。

漢書藝文志有申子六篇，今均佚。韓非之書論之曰：「申不害言術，而公孫鞅爲法。術者，

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責實，操殺生之柄，課羣臣之能，此人主之所執。法者，憲令著於官府，刑

罰必於民心，賞存乎慎法，而罰加於姦令，此人臣之所師。」又曰：「申不害，韓昭侯之佐也。

韓者，晉之別國也。晉之故法未息，而韓之新法又生。先君之令未收，而後君之令又下。申不害

不擅其法，不一其憲令，則姦多。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，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。

道者，姦之所道，王先慎讀爲導，非是。

故新相反，前後相悖。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，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。故托萬乘之勁韓，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，顧廣圻曰：「七十或當作十七」，則又與史記錯二年，今未可考。雖用術於上，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。」若韓非之

言，申子所以爲治，與商君絕異。後世顧以申商齊稱，則誤也。申子以賤臣進，其術在於微視。上之所說以爲言。而所以教其上者，則在使其下無以窺我之所喜悅，以爲深而不可測。夫而後使羣下得以各竭其誠，而在上者乃因材而器使，見功而定賞焉。韓非子：「韓昭侯使人藏弊袴，侍者

曰：君亦不仁矣，弊袴不以賜左右，而藏之。昭侯曰：非也。明主之愛，一嚔一笑。頗有爲嚔，而笑有爲笑。吾必待有功者，故藏之，未有予也。」此謹賞罰之說也。又曰：「韓昭侯使騎於

縣，歸問何見。曰：南門外有黃犢食苗道左。昭侯謂使者，毋敢洩。乃下令曰：當苗時，禁牛馬

入人田中，固有令而吏不以爲事，牛馬多入田中，亟舉上之。不得，將重罪。三鄉舉而上之，

昭侯曰：未盡。乃復得南門外黃犢。吏以昭侯爲明察，皆悚懼其所，不敢爲非。」此爲不可測之

說也。韓非書言昭侯申子遺事者尙多，要其歸在於用術以馭下，與往者商鞅吳起變法圖強之事絕

不類。其所以然者，殆由游仕旣漸盛，爭以投上所好，而漁權釣勢。在上者乃不得不明術以相

應。而吳起商鞅以忠貞殉主之節已不可見。自此而往，乃爲公孫衍張儀結軾連騎於諸侯之間，

頡頏以取重，而韓昭侯黃犢之察，弊袴之守，亦無以爲馭矣。故自鞅起之變而爲申子，又自申子

變而爲儀衍，亦戰國時代升降一大節目也。太史公謂：「申子卑卑，施之於名實」，其言是矣。又謂其意原於黃老道德，此則託爲黃老道德之說者，本出申子後。當申子之前，固猶無需乎虛無因應，變化無爲，若黃老道德之所稱也。

七八 魏圍邯鄲考

梁自惠王十四年，魯宋衛鄭來朝，霸業已形。十七年，挾宋韓以伐趙，圍邯鄲，齊楚並起而救，秦亦乘機攪利，此梁惠霸業成敗一大關鍵也。顧自胡梅顧亭林梁曜北諸人均疑焉。今按此事甚信，無可疑者。請舉八證明之：

宋策：「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」，此魏伐邯鄲之證一也。時宋脅於梁威，舉兵圍趙境一城，而不肯深入。及齊救至，宋遂折而入於齊。

韓策云：「魏之圍邯鄲，申不害始合於韓王，未知王之所欲，恐言而未必中。王問吾誰與而

可，對曰：此安危之要，國家之大事，臣請深維而苦思之。乃激趙卓韓彘使進議於王。申子微視

王之所悅以言之，王大悅。」

韓非子七術載此事微異。

申不害相韓在魏圍邯鄲前一年，

詳前考。

正所謂始合於韓王而

未知王之所欲之時也。此韓圍邯鄲之證二也。

其後韓合於魏，韓策所謂：「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。」水經注引紀年謂：「惠成王十七年，鄭釐侯來朝中陽。」又謂：「魏

與韓師敗諸侯師於襄陵，皆其證。

楚策：「邯鄲之難，昭奚恤謂楚王曰：王不如無救趙以強魏。景舍曰：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，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，則魏可破。楚因使景舍救趙。邯鄲拔，而楚取睢澨之間。」此魏拔邯鄲之證三也。

齊策五：「昔者魏王擁土千里，帶甲三十六萬，其強而而字疑北字誤拔邯鄲，西圍定陽，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。」此魏拔邯鄲之證四也。

魏策三：「須賈之言曰：初時惠王伐趙，戰勝乎三梁，十萬之軍拔邯鄲，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。齊人攻燕殺子之，破故國，燕不割而燕國復歸。」此魏拔邯鄲而不有之證五也。史記穰侯列傳亦載此語。

呂氏春秋不屈篇論惠施相魏無功，而曰：「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，士民罷潞，國家空虛，天下之兵四至。」注：「救邯鄲之兵，從四方來至也。」眾庶誹謗，諸侯不譽，謝于翟翦而更聽其謀，社稷乃存。」此魏拔邯鄲而弗能有之證六也。

又士容篇記：「唐尙差爲史，及魏圍邯鄲，唐尙說惠王而解之圍。」此魏歸邯鄲之證七也。

且猶有證者：秦策：「或爲六國說秦王曰：趙嘗強矣，築剛平，衛無東野。芻牧薪采，莫敢闕東門。當是時，衛危於累卵。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，莫令朝行。魏伐邯鄲，因退爲逢澤之

遇。」是魏伐邯鄲，乃承趙氏伐衛之後之證八也。

詳秦策所言，乃指魏惠王時事。然趙策剛平，據趙世家乃在周安王二十年，趙敬侯五年，乃魏武侯時，非魏惠王也。惟

水經注齊水下引紀年：「梁惠成王十六年，邯鄲伐衛，取漆富邱城之」，則在魏伐邯鄲前。秦策誤引漆富邱爲剛平耳。又其時爲齊威王四年，而秦策云齊太公，亦誤。其後又稱鄆威王，楚威王正與齊威王同時，與齊太公則不相及也。鮑政太公爲宣王，亦失之。逢澤之遇，即齊策說閔王篇所謂從十二諸侯以朝天子者也。秦策言之未析。又按魏武侯趙敬侯齊太公時，別有魏襲邯鄲事。（參讀考辨第四三。）秦策蓋兩事混說也。

邯鄲之圍，其見於史記者：

一，趙世家：（成侯）二十一年，魏圍我邯鄲。二十二年，魏惠王拔我邯鄲，齊亦敗魏於桂陵。二十四年，魏歸我邯鄲，與魏盟漳水上。

二，魏世家：（惠王）十七年，圍趙邯鄲。十八年，拔邯鄲。趙請救於齊，齊使田忌孫臏救趙，敗魏桂陵。十九年，諸侯圍我襄陵。二十年，歸邯鄲，與盟漳水上。

三，田齊世家：（威王）二十六年，魏惠王圍邯鄲，趙求救於齊，齊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。十月，邯鄲拔。齊策作七月。齊因起兵擊魏，大敗之桂陵。今按其時爲威王之五年。楚趙睽隔，其勢緩。齊趙密鄰，其勢逼。故齊之救趙也誠。梁惠霸業，

由此而挫。

四，孫臏傳：田忌欲引兵之趙，孫子曰：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，彼必釋趙而自救。田忌從之，魏果去邯鄲，與齊戰於桂陵，大破梁軍。

據此諸說，則魏之圍邯鄲，斷在惠王之十七年。齊興師救趙時，邯鄲猶未拔。逮齊圍襄陵不利，

水經注引紀年：「魏以韓師而魏亦拔邯鄲，則在十八年。魏遂分兵反鬪，齊亦濟師迎擊，爲桂陵之役。」

水經注引紀年：「魏以韓師而魏亦拔邯鄲，則在十八年。魏遂分兵反閭，齊亦濟師迎擊，爲桂陵之役。」

秦降安邑，楚取陘。直至惠王二十年，魏既力竭，乃歸邯鄲，與趙言和。此事記述昭昭，絕不容疑。

秦降安邑，楚取睢陽之間，皆其時事。直至惠王二十年，魏既力竭，乃歸邯鄲，與趙言和。此事記述昭昭，絕不容疑。

齊田期伐我東鄙，戰於桂陽，我師敗逋。水經濟水注。

水經。水注。

宋景諷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。

水經淮水注。觀宋策，梁徵師於宋，宋本徘徊持兩端，不利梁之滅趙，故至是乃折入於齊。衛亦附齊，梁勢大孤。

此皆在惠王十七年。又：

王以韓師敗諸侯師於襄陵，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。

王會齊宋之圍。
水經淮水注。

趙敗魏桂陵。
史記魏世家索隱。

在惠王十八年。陳逢衡氏集證釋之云：「齊田忌救趙，戰於桂陽，雖勝魏，而魏圍邯鄲如故。故

齊又合宋衛二國之師以圍襄陵。既而惠王又以魏師敗諸侯之師，遂破邯鄲。齊又擊破魏軍於桂

田完家所謂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，又云十月邯鄲拔，齊因起兵擊魏，大敗之桂陵是也。

蓋桂陽之戰在邯鄲被圍之時，而桂陵之戰在邯鄲已破之日。年表於魏惠王十八書邯鄲降，齊敗我

桂陵，於圍襄陵前一年，誤矣。」今本紀年作「邯鄲之師敗我於桂陵」，蓋是魏史原文。索隱所引，已爲改易。陳氏說之曰：「此諸侯之師敗魏於桂陵也。曰邯鄲之師者，諸國之師俱爲救邯鄲而來，故曰邯鄲也。」

又孫吳列傳索隱：「王劭案紀年，梁惠王十七年，齊田忌敗我桂陵。」十七年，戰在桂陽，而王劭作桂陵者，雷氏義證云：「因水經濟水注謂此卽桂陵之戰，故誤從其說。桂陵在曹州濮水之北，桂與陽爲二地，在長垣縣濮水之南，相去幾二百里。水經濟水注謂濮渠之側有漆城，卽邯鄲伐衛所取。又有桂城，卽田期戰處。又引五年景賈戰於陽，謂卽大陵城，此後始謂濮渠，又東徑蒲城北，蒲卽今長垣西北之蒲城，古爲衛邑。據此是漆桂陽蒲四邑，皆在濮之上游，蓋轉戰也。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：「桂陵城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里，此方是明年齊師敗於桂陵處，此在濮水之下游矣。」今按陳雷兩氏所辨，均極明晰。亦證紀年史記足相符合。而顧氏梁氏猶疑：「邯鄲爲趙都，其君在焉，魏安得拔之？若果拔之，則未歸邯鄲之前，首尾幾及二年，此二年中，趙侯徙居何地？揆諸情勢，深所難信。」不知在六國時人，如須賈輩，固自以魏拔邯鄲與燕取臨淄等觀。燕可以取臨淄，魏豈必不能拔邯鄲？特燕齊之事在後，記載較詳。魏趙之事在前，記載較略。趙侯徙居何地，今已不可考。然不能以記載之闕，遂并疑其猶存者。且齊亦先得燕都而

弗能有，何獨以邯鄲之事而疑之？胡三省疑此事，謂：「趙都邯鄲，何以魏克其國都而不亡」，因疑徙都乃肅侯，非敬侯。見通鑑注卷一。觀於須賈之言，則所疑亦非也。

又按趙世家：「敬侯元年，趙始都邯鄲。」春秋地名考略引竹書：「周安王十六年，趙敬侯始都邯鄲」，校其年正合。今本紀年無其文。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亦未及。黃氏逸書考有之。

七九 季梁考 附季眞

列子力命篇言：「楊朱之友季梁病」，仲尼篇言：「季梁死，楊朱望其門而歌。」則季梁先楊朱卒。梁之與朱，殆如惠施之於莊周矣。魏策云：「魏王欲攻邯鄲，季梁聞之，中道而反，衣焦不申，頭塵不去，而諫梁王」，是惠王圍邯鄲之歲，梁尚在也。鮑注云：「季梁，魏人，非列子所稱。」不知楊朱亦與梁惠王同時，則烏見季梁之非一人哉？荀子成相篇：「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祥。」楊注：「或曰：季卽莊子曰季眞之莫爲者也。又曰季子聞而笑之，按此均見則陽篇。則是梁惠王犀首同時人也。韓侍郎云：或曰季梁也。」今按魏策：公孫衍爲魏將，與其相田需不善，季子

爲衍謂梁王云云。田需之相，在惠施去相後，當魏襄王之世。則季子惠子與莊子同時。季梁死楊朱前，不能至魏昭王時猶存。莊子書稱季子，皆季眞，非季梁。荀子以季惠並稱，殆亦指季眞，非季梁，韓說非也。韓非外儲說左下：「故季惠宋墨皆畫策也。」顧廣圻識誤：「季當作季，季梁也。惠，惠施。宋，宋鈜。墨，墨翟。」今按顧氏改季爲季，是也。然亦季眞，非季梁。又按莊子天地篇有季徹，似魯人。釋文云：「蓋季氏之族。」馬氏義證謂：「季徹疑卽季眞，古讀照紐歸透皆舌音」，未知信否。

八〇 楊朱考

自孟子書言楊墨，曰：「楊墨之言盈天下」，又曰：「今天下不之楊，則之墨，能言距楊墨者，聖人之徒。」後世盡人讀孟子書，因莫勿知有楊墨。墨爲先秦顯學，顧無論矣，至於楊朱，其事少可考見。先秦諸子無其徒，後世六家九流之說無其宗，漢志無其書，人表無其名。梁氏人表考，梁書疑五等離朱乃楊朱字謬。謂等次時代皆相近。其實楊朱與梁惠王同時，今人則又烏見其爲盈天下者？莊子天下篇，荀子表離朱在公輸般下，尙出墨子前，與吳王夫差相次，決非楊朱字謬可知。非十二子，天論，解蔽諸篇，歷辨諸家，亦無楊朱。惟劉向說苑稱楊朱見梁王而論治，政理篇。列子書言楊朱友季梁，季梁先楊朱死。而季梁之死，在梁園邯鄲後。詳考辨第七九。則楊朱輩行較孟軻、惠施略同時而稍前。淮南汜論訓：「歌舞以爲樂，揖讓以爲禮，厚葬久喪以送死，孔子之所立，而墨子非之。兼愛尚賢，右鬼非命，墨子之所立，而楊子非之。全果使其言盈天下，則當時文運已興，性保眞，不以物累形，楊子之所立，而孟子非之。」亦謂楊子在墨後孟前。

又勝孔墨之世，其文字言說，何至放失而無存，不又可疑之甚耶？余故知儒墨之爲顯學，先秦之公言也。楊墨之相抗衡，則孟子一人之言，非當時之情實也。孟子又曰：「楊氏爲我，是無君也。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。子莫執中，執中無權，猶執一也。」子莫之名尤不聞，並世無稱，後世無傳，不足以自表見，則亦一曲之士，而孟子以與楊墨並稱。此非孟子之尊子莫，乃其輕楊墨。則楊墨之並稱，非孟子之尊楊，乃其所以輕墨也。孟子既輕楊墨，何以又謂其言盈天下？曰：孟子謂墨氏無父，今未見其果無父也。則謂楊氏之言盈天下，又安見其果爲盈天下哉？且孟子之言則別有指。孟子以謂墨氏之言過於仁，楊氏之言不及於義。故曰楊墨肆行，充塞仁義。蓋人之常情，非自私自利，則又務外爲人，皆不足以合於仁義之道。凡天下之務外爲人者，皆孟子之所謂墨氏之言，而未見其果爲墨也。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，皆孟子之所謂楊氏之言，而未見其果爲楊也。則孟子所謂楊墨之言盈天下者，亦其充類至極之義，非當時之學術分野之真相也。莊子書每

以黃帝形堯舜，老聃形孔子，正如孟子之以楊朱形墨翟耳。後人遂疑黃帝與堯舜於政治史上有同等之地位，老聃與孔子於學術史上有同等之影響，則亦如謂楊墨在當時思想界有同等之勢力，陷於一例之誤。然則莊子亦何以言楊墨？曰：莊子衡量並世學術，備見於內篇齊物論，獨稱儒墨，不言楊墨也。言楊墨者，在其外雜諸篇，固不足盡憑。且其言曰：「駢於辯者，梟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，而敝跬譽無用之言，非乎，而楊墨是已。」夫堅白同異之辯，此自後相謂別墨者乃有之，非楊朱墨翟之辯

也。又非楊之徒與墨之徒之辯也。猶其言曾史之擢德塞性，以收名聲，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也。夫以此言曾子，猶之可也。以此言史鱣，則違之遠矣。今乃據此言春秋時學術，謂有曾參史鱣一派，則人笑之矣。楊墨之言，夫亦猶此。特其書出孟子後，襲用楊墨之名，非確指楊墨之實也。莊子又云：「削曾史之行，鉗楊墨之口。」亦與此同例。荀子書言史鱣陳仲，又言鄧析惠施，所重只在陳仲惠施，不在史鱣鄧析。先秦書此例極多，會通觀之，可勿拘也。又按文選潘岳西征賦注，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注，引莊子皆作「鉗墨翟之口」，劉峻廣絕交論注引，則作「鉗楊墨」，知古人於此等處，本自不拘。又稱莊子之語惠施曰：「儒墨楊墨四，與夫子而五」，此尤不足據。何則？夫秉為公孫龍字，則不得為學派之稱。且公孫龍在惠施後，亦不能並世稱雄，則無來有五也。然則楊墨固不當並稱乎？曰非也。昔荀子曾言之，曰：「慎墨季惠百家之言。」成相篇夫墨子最顯矣，惠施則遜焉。慎到又遜之。季真之名，若存若亡。韓非言之曰：「儒分為八，墨分為三。有子張氏之儒，有子思氏之儒，有顏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孫氏之儒，有樂正氏之儒。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鄧陵氏之墨。」三墨既皆不傳，後之言儒者，不聞以仲良氏與孟子並稱，又不聞以樂正氏與孫氏齊舉也。今必據韓非之言，謂仲良氏樂正氏，其學力之所至，風尚之所靡，與孟軻孫卿等量，則惑矣。必據荀卿之言，謂季真之在當時，與墨翟齊名，則愚矣。必據孟子而謂楊朱之在當時，與墨道相抗衡，平分天下學徒，又何異於此哉？然必謂楊朱不得與墨翟齊稱，亦妄也。有一人之言，有一時之言，有舉世之言，有歷久之

言。夫以儒墨爲顯學，此舉世之言也。亦歷久之言也。或言楊墨，或言慎墨季惠，或言八儒三墨，則皆一人一時之言也。後人不曉此，據一人一時之言，以評量上世之學術，又安所得其真？

又按莊子應帝王：「陽子居見老聃，寓言篇：「陽子居南之沛，遇老子。」釋文：「陽子

居姓陽名朱，字子居。」又山木篇：「陽子之宋」，釋文：「司馬云：陽朱也。」字皆作陽。而

駢拇肱筵天地稱楊墨，徐無鬼稱儒墨楊秉四，皆作楊。孟子盡心：「楊子取爲我」，取猶「異取以爲高」之取。

上言取爲我，下言執中執一，取與執略同義。墨子書有小取大取，皆此義也。呂氏春秋不二，則曰：「陽生貴己」。莊子山木篇陽子，韓非說林作

楊子。古書陽楊通段，則陽子卽楊子也。惟莊子書本作陽子，孟子書則作楊子。今莊子書中作楊

字，以楊墨並稱者，其文盡出孟子後。蓋莊子書非出一手，非成於一時，此亦其證。而莊子著書

並不稱楊墨，亦可見。近人馬氏莊子義證疑陽子爲老子弟子，非楊墨之楊，謂有陽楊二子，其

說大誤。山木陽子之宋，寓言陽子居南之沛，兩文均見於列子黃帝篇，均作楊朱，可證馬說之誤矣。

八一 子莫考

孟子稱楊墨，因及子莫，曰：「子莫執中，執中無權，猶執一也。」趙岐注：「子莫，魯之

賢人也。」金仁山曰：「莊子謂儒墨楊秉四，疑卽子莫。」黃鶴四書異同商辨之云：「紀聞注以

秉爲公孫龍，則非子莫矣。荀子載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而問禮，豈子莫姓顓孫耶？」孫詒讓籀膏

述林子莫學說考疑子莫卽魏公子牟，謂牟莫聲類同。俞樾茶香室經說卷十六亦有此說。近人羅根澤又辨之。兄清華國學論叢

第四期。曰：「魏牟乃魏國公子名牟者，或曰公子牟，莊子秋水篇，趙策，漢書藝文志。或曰魏公子牟，說苑敬慎篇。或曰中山

公子牟，莊子讓王，呂氏春官，淮南道應。無名之子牟者。惟高誘呂氏春秋訓解曰：子牟，魏公子也。信如所云，何

解於祇書子牟哉？名衛公子缺曰子缺，燕太子丹曰子丹，其可乎？孫氏以子莫卽子牟之異文。子

牟既非其名字，何能有子莫之異文哉？」因謂：「子莫乃說苑修文篇所謂顓孫子莫者。其文曰：

公益子高見顓孫子莫，曰：敢問君子之禮何如？顓孫子莫曰：去爾外厲，與爾內色勝，而心自取

之，去三者斯可矣。公孟子高不知，以告曾子。曾子曰：大哉言乎！無外厲者必內折，色勝而心

自取者必爲人役。是故君子德成而容不知，聞識博而辭不爭，知慮微達而能不愚。按本節似有誤字。規規焉

拘謹已極，與孟子執一無權之說相脗合矣。」又引錢大昕云：「春秋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，

顓孫自齊來奔。子張當是顓孫之後，以字爲氏，故史記以子張爲陳人。而呂氏春秋云：子張，魯

之鄙家也。而其子申祥爲魯繆公臣，則居於魯非一世矣。」按錢氏無此語，殆係崔述之誤。因謂：「說苑雖未明載

顓孫子莫爲魯人，然顓孫得氏日淺，戰國之初當未散居各國。卽顓孫子莫於時已徙居他邦，而顓

孫既出於魯，謂之魯人亦不爲過。孟子所稱子莫，趙氏謂魯之賢者，不得謂之無據。而與顓孫子莫要爲一人矣。」余考魏牟年代，當出孟子後，與楊墨不相及。執中之學，亦近儒家，與魏牟立說不同。孫氏之說自誤。羅氏以顓孫子莫當之，與黃鶴氏之說合。年世既符，其人又儒者，殆或是也。又按公孟子高卽公明高，孟子有公明高長息問答。趙岐曰：「公明高，曾子弟子。長息，公明高弟子。」今公明高問於子莫，而曾子大其言，則子莫輩行，蓋在曾子公明高之間。核其年世，疑卽子張之子申詳其人也。莫者疑辭，莊子人間世：「妄則其信之也。」注：「莫然疑之。」詳者審察之辭，詩牆有茨：「不可詳也。」傳：「詳審也。」書呂刑：「度作詳刑，以詰四方。」詳字子莫，正符古人名字相反爲訓之例。鄭注檀弓：「申詳，子張子，孟子申詳，檀弓作申詳，詳本字，詳段字。」太史公傳曰：子張姓顓孫。今日申詳，周秦之聲二者相近，未聞孰是。」梁玉繩人表考云：「鄭說似非。父氏顓孫，子氏申，父子別氏，古多有之，不足異也。」今按顓孫合言爲申，二者聲近，故鄭云然。梁氏以父子別氏說之，誤矣。顓孫之與申，猶田之與陳也。故田仲子亦稱陳仲子，猶申詳稱顓孫子莫也。據此則子莫年世，當魯繆公時，與子思相當，猶前於楊朱矣。

參讀考辨
第四八。

八二 白圭考 附 趙武靈胡服考

梁玉繩漢書古今人表考：「戰國時前後有兩白圭。史貨殖傳，白圭當魏文侯時。」

原注：「史述其言有商鞅行

法語，乃後人潤飾之。」韓非內儲說下，

白圭相魏。

史鄒陽傳，

白圭戰亡六城，爲魏取中山，顯於中山，中山人

惡之魏文侯。此周人白圭也，圭其名。呂覽聽言先識不屈應言舉難知分等篇稱白圭與惠施孟嘗君

問答。韓子喻老，白圭之行堤，塞其穴，無水難。魏策載白圭二事，在魏昭王時，蓋爾時猶存，

此魏人白圭也，丹名，圭字。表列於孟子魏惠王之間，則爲魏白圭無疑。閻氏四書釋地續曾辨

之。惟趙岐誤注周人，國策鮑注指其誤。而高誘注呂覽亦曰周人，凡三見，並錯合爲一人。法言

曰：子之治產，不如丹圭。已先錯矣。」今按：白圭非有兩人也。高誘趙岐皆以爲周人，何以知

其非？鮑以其人在魏策中，而卽以爲魏人，亦未見可據。此吳師道已辨之。魏文滅中山，爲將者乃樂羊吳

起，無白圭。樂羊有謗書三篋，不聞惡白圭於魏文者。白圭至中山，據呂覽先識，乃當後中山亡

於趙事。鄒陽獄中上書乃誤以樂羊爲白圭，其說不足據。至韓非書：「白圭相魏，暴譴相韓，白

圭謂暴譴曰：子以韓輔我於魏，我以魏待子於韓。臣長用魏，子長用韓。」此未可定爲在魏文侯

時。文侯一朝賢者，約略見世家卜相一節。參讀考辨第四十八。未見有白圭爲相。其與暴譴相結，亦戰國中

晚風氣，當文侯世不宜有此。惟貨殖傳以與李克連稱，自是史公文法疎處，亦不足據謂白圭乃文

侯時人也。吳師道國策注云：「史白圭傳首云：『當魏文侯時，李克務盡地力，而白圭樂觀時變。後復引圭之言曰：『吾治生產如孫吳用兵，商鞅行法，則其人在鞅後。』首句特與李克對論，非言其世也。』孫吳指孫臏，亦與白圭同時，參讀

考辨第八二。又考呂覽不屈篇：「惠施遊梁，見白圭，說之以彊。白圭無以應。惠子出，白圭告人曰：

新婦至，宜安矜，煙視媚行。今惠子遇我尙新，其說我有太甚者。」據此似惠施初遊梁，白圭已

先達。史記六國表：「梁惠王二十七年，丹封名會。丹，魏大臣也。」志疑：「丹封名會四字難

曉，注家皆闕。疑名會乃於澮之譌。澮爲魏地。丹封於澮，猶齊封田嬰於薛耳。」余謂丹殆卽白

圭名。是年卽與齊戰馬陵而敗。後惠施遊梁，漸見信重，故呂覽應言篇有白圭短惠子於梁王之

事。至孟子之來，白圭雖不用事，猶以故相大臣見尊崇。觀其與孟子語，「吾欲二十而稅一，何

如」之問，知其在梁之地位矣。又曰：「丹之治水也愈於禹」，蓋亦自誇其往昔之政績也。其後

曾遊中山，遊齊，而識其必亡。中山亡於趙惠文王三年，又後十二年，齊湣王敗死。白圭之遊，

必在兩國敗亡之前，而不必親其見亡。吳師道謂：「武靈王二十五年中山已亡，不待惠文王三年。」魏策，白圭謂白圭遊中山，亦當在武靈王二十五年前。游齊則稍後。

新城君曰云云，新城君卽秦芊戎。吳師道曰：「秦昭王初年，魏冉已用事，則芊戎之貴已久。又按

燕策，白圭逃於秦，則嘗仕秦。新序孟嘗君問白圭，恐亦此時。」此先見呂氏春秋舉難。今按：秦紀，昭襄王

七年拔新城。

年表作襄城。

辛戎初號華陽君，其爲新城君，當在昭襄王七年後。田文入相秦，在昭王八

年，其時爲齊湣王二年。白圭仕秦，當在其時。惟白圭既遊齊，而謂孟嘗之間亦在秦，則無以見

其必然耳。又魏策：「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，魏王勿利。白圭謂魏王不如使人說成陽君弗入

秦。」史記秦本紀，昭襄王十七年，城陽君朝秦，其與魏策所載果爲一時事否，今不可知。

周季編略

徑以白圭之說定在城陽朝秦之年，亦疏。其時在中山亡後六年，上溯梁惠王封丹已五十五年。若白圭以三十受封，卽謂至是猶存，可也。統觀諸書所載，見白圭不爲兩人。前人不詳考，而輕爲之說，因謂前後有兩白圭耳。

又按年表，趙武靈王初胡服在十九年，攻中山在二十五年。世家十九，二十，二十一，三年

皆略地中山，中山獻四邑以和。二十三年，

此據表。

二十五年，

此據世家。

復攻中山。二十六年攻中山，攘

地北至燕代，西至雲中九原。

此據世家。

吳師道謂：「攘地時中山已定。」

見齊策。

而水經注引紀年：「魏

今王十七年，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，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戌吏

呂氏大事記引作代吏。

皆貂服。」呂東萊大事

記謂：「此卽胡服事，特年與史記不同。」今考是年乃武靈王二十四年，而翌年，武靈王二十五

年，世家載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。

趙策亦記其事。

趙人胡服，本非一時徧及全國也。又趙策：「王破原陽

以爲騎邑。」吳師道曰：「破者，破卒散兵以爲騎。」呂氏大事記謂：「武靈王胡服騎射，蓋始教

一邑，然後遍行之於竟內。」然原陽屬雲中，高誘注。乃武靈王二十五年，滅中山，攘地始得。非胡服騎射先於此邑，明矣。今據紀年趙策原陽條，及史世家周紹事，則趙之胡服騎射，其大行，乃在武靈晚年。至史表「武靈十九年初胡服」，蓋指其最先言之，與紀年並不背。

八三 逢澤之會乃梁惠王非秦孝公在梁惠王二十七年

非周顯王二十七年辨

秦策：「魏伐邯鄲，因退爲逢澤之遇。乘夏車，稱夏王，朝天子。天下皆從。齊太公當作威王。聞之，舉兵伐魏。梁王身抱質執璧，請爲陳侯臣。天下乃釋梁。郢威王聞之，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，而大敗申縛。」齊策亦云：「昔者魏王拔邯鄲，西圍定陽，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。衛鞅見魏王，勸以先行王服。魏王悅，故身廣公宮，制丹衣柱，建九旂，從七星之旗。此天子之位也，而魏王處之。於是齊人伐魏，殺其太子，覆其十萬之軍。魏王既行按兵於國，而東次於齊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。」秦策又云：「梁王伐楚勝齊，制韓趙之兵，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。後子死，身布冠而拘於秦。」當作齊。今按三說，皆謂梁惠王稱王會諸侯而朝

天子，而其語皆有誤。吳師道曰：「伐邯鄲乃魏惠十八年事。逢澤之遇，秦爲之，非魏也。齊伐魏在會逢澤後，則指馬陵之役。而伐邯鄲後乃敗於桂陵。魏既克邯鄲，卽爲齊楚所襲，天下未嘗皆從。」是謂會諸侯於逢澤者，乃秦孝公，非梁惠王也。徐文靖竹書統箋則云：「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，卽秦策魏拔邯鄲而退爲逢澤之遇之地。」是謂秦魏先後均會諸侯於逢澤也。余嘗參稽以考，而知逢澤之遇，實在馬陵戰前，與伐趙邯鄲戰桂陵無涉。又會逢澤者，乃梁惠成王，與秦孝公無涉。其事在梁惠王二十七年，今史表誤係之周顯王之二十七年，而又誤屬之秦孝公耳。何以言之？據齊策：「魏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，以西謀秦，衛鞅勸以先行王服，而齊人伐魏，敗於馬陵。」齊伐魏在二十七年十二月，魏敗在二十八年。故知逢澤之遇，實爲梁惠王之二十七年也。秦自孝公以前，中國諸侯夷翟遇之，擯不得與朝盟。孝公用商鞅，變法圖治，稍侵魏疆，猶不爲中國諸侯所重。何來有會諸侯而朝天子之事？魏既敗於馬陵，其後二年，商鞅虜魏公子卬，以功得封邑。若其前已能會諸侯，朝天子，鞅之功烈大矣，不待至此始封。且馬陵一役以前，魏尙爲中國霸主，秦人何得遠涉其地，而會諸侯？國策三言魏會諸侯而不及秦，知此會乃魏惠王，非秦孝公矣。余讀秦紀：「孝公二十年，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於逢澤，朝天子」，然後知秦特應魏之徵而赴會，故使一公子往。若秦自會諸侯朝天子，此何等事，孝公商君皆不蒞會，而使一公子

主之耶？史公僅見秦紀，未能詳考，遂謂秦自會諸侯而朝天子焉。此何異夫徒讀魯頌，不證之於左傳，而謂魯僖公乃張撻伐於蠻荊哉？此事既誤，知天子致伯，諸侯畢賀之說皆虛，或亦自梁而誤也。
後書西羌傳，孝公雄強，威服羌戎，因使太子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，此僅言秦率戎狄而赴，並不言其主盟而會諸侯。

又按年表：「秦孝公二十年，諸侯畢賀，會諸侯於澤，朝天子。」集解徐廣曰：「紀年作逢澤。」此僅引紀年所會在逢澤，不言會諸侯者爲孝公也。水經渠水注：「徐廣史記音義曰：『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。』陂，汲郡墓竹書紀年作逢澤，斯其處也。」此亦僅據徐廣引紀年作逢澤，亦不謂紀年有秦孝公會諸侯之事也。今本紀年乃誤於周顯王二十三年有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之文，而戴東原校水經，亦誤改爲：「徐廣音義曰：『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，汲郡墓竹書紀年作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。』」云云，實與今年表之文遠爲不符。而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一語，一若早見於紀年，而爲可信之事者。朱謀埠、趙一清本，皆無「秦孝公會諸侯于」七字。而戴校顧謂之脫，豈不大誤？
按此條楊守敬水經注疏要刪亦有辨，而未能得其要領。

漢書地理志注引紀年：「惠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。」左傳哀公十一年疏引，亦同。雷氏義證云：「逢忌之數，一名逢澤，乃圃田之餘波，被於梁城東北者，非宋之逢澤矣。秦本紀集解引徐廣音義云：『開封東北有逢澤。』正義引括地志云：『逢澤亦名逢池，在汴州浚儀縣東南十四里。』愚按漢

志河南郡開封縣注云：「逢澤在東北。傳瓚謂今浚儀有逢陂忌澤，卽惠王所發以賜民者。考浚儀故城在今開封西北，逢池則在今開封府北，卽阮籍所謂『徘徊逢池上，還顧望大梁』者是也。水經渠水注謂百尺陂卽古之逢澤，故傅氏謂之逢陂。戰國時藪澤皆有厲禁，惠王徙都於此，故弛其禁以加惠於民。」此考逢澤地望極晰，亦可見會逢澤者決爲梁，非秦也。惟雷氏雖知周顯王二十五年爲梁，惠王會諸侯朝天子之年，而又謂：「魏敗於秦，獻洛西之地，故顯王致伯於秦，諸侯畢賀，秦乃使少師會諸侯於魏郊，朝王於逢忌之藪」，分諸侯朝王爲兩事。一在顯王二十五年，主其事者爲梁。一在顯王二十七年，主其事者爲秦。則亦牽於舊說，仍襲史文之誤也。史屢書周賀秦，頗多誤。楚世家：「宣王六年，周天子賀秦獻公，秦始復疆，而魏惠王齊威王尤疆。」按楚威六年，適齊梁徐州相王之歲。所謂魏惠王齊威王尤疆，移此始合。疑周在此年賀齊梁，史公誤爲賀秦，又誤移於楚宣六年，而成兩事。六國表亦依此誤。

韓策：「魏王爲九里之盟，且復天子。房喜謂韓王曰」云云。韓非子說林作：「魏惠王爲白

里之盟，彭喜謂鄭君曰。」黃丕烈云：「九曰彭房皆聲之轉。鄭君韓王同。此魏王依彼知爲惠王。」金正煒國策補釋云：「周書作雒篇俘殷獻民，遷於九里。注：九里，成周之地，近王化也。」今按此亦魏惠會諸侯而尊周之一證。今周書九里作九畢，證以策文，知畢乃字誤。又按程恩澤國策地名考云：「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，故王城一名河南城，本郊鄆，周公新築，在洛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。是九里乃苑名。」

又按趙世家：「肅侯四年，朝天子。七年，公子刻攻魏首垣。十一年，秦孝公使商君伐魏，虜其將公子卬。」竊疑朝天子者，卽魏會諸侯逢澤，而趙亦應召赴會也。其事應在肅侯六年。明年，齊敗魏馬陵。又明年，齊秦趙三面攻魏。紀年：「惠成王二十九年十月，邯鄲伐我北鄙」，疑卽趙世家公子刻攻魏首垣事，則應在肅侯八年。商君虜魏公子卬，據鞅傳亦同在此年。至肅侯十一年，秦魏戰岸門。虜魏錯，非公子卬。

呂覽報更篇：「張儀西遊秦，東周昭文君資之至秦，惠王相之。張儀德昭文君，令秦惠王師之。逢澤之會，魏王嘗爲御，韓王爲右，名號至今不忘。」此說尤誤。逢澤之會，與秦惠何涉？

呂氏賓客，尙在先秦，言戰國時事，其疎失轉有甚於史記者，則甚矣考古之難也！
又謂魏王乃爲東周昭文君御，則朝天

子似不指獻王，亦不足信。惟謂張儀西遊，乃東周君資之，與蘇秦無涉，似較史記爲勝。

又按秦本紀：「孝公七年，與魏惠王會杜平。」年表亦云：「與魏王會杜平。」時爲魏惠王十六年。韓世家：「懿侯五年，與魏惠王會宅陽。」據表，會宅陽在惠王五年。然史公於韓系實有誤，則宅陽之會的在何年尙待考。惟梁之稱王，遠在徐州相會之前，則此又一證也。

八四 齊魏戰馬陵在梁惠王二十八年非周顯王二十八年辨

史記孫吳列傳：「魏齊戰於桂陵，大破梁軍。後十五年，魏齊戰馬陵。」索隱：「王劭按紀

年，梁惠王十七年，齊田忌敗梁桂陵。」

按桂陵之戰，據史記趙魏田齊世家，均在惠王十八年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亦在十八年。水經濟水注引紀年：「惠成王十七年，戰于桂陽，我師敗逋。」

今本紀年亦分戰桂陽在十七年，桂陵在十八年，王劭此條謂十七年，則戰桂陽也。而水經注又云：「桂陽亦曰桂陵」，故王劭爲所誤。參讀考辨第七十八。至二十七年十二月，齊田盼敗梁馬

陵，計相去無十三歲也。」札記：「十三歲各本作十五年，今依索隱本。」考異云：「當作十

三。」今按索隱既作十三，則史記原文亦當作十三可知。史記云其後十三年，而索隱乃云相去無

十三年，此謂針鋒相對。否則一云後十五年，而一云相去無十三年，爲不倫矣。考史記年表梁惠王

十八年敗桂陵，至三十年敗馬陵，自十八至三十，前後適得十三年。故知史記自作後十三年，非

十五年矣。今王劭引紀年，自十七年至二十七年，則爲前後相去十一年，故云無十三歲也。又田

敬仲世家索隱引紀年：「齊威王十四年，田盼伐梁馬陵。」考紀年，惠成王十三年，齊桓公卒，

威王立。威王之十四年，正當惠成王二十七年。而魏世家索隱引紀年：惠王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

於馬陵，則又何也？竊疑齊伐魏，在惠成王二十七年之冬，而魏敗則在二十八年。田敬仲世家索

隱及王劭引紀年，自計齊人伐梁之年，魏世家索隱則舉魏敗之歲也。參讀考辨第一三四。今史記誤在惠王三十年者，蓋是年爲周顯王之二十八年，史公誤以梁惠王爲周顯王耳。雷氏考訂定其事在梁惠王二十八年十月，齊威王十四年，謂：「王劭云二十七年，乃二十八年之訛」，由雷氏不得齊威王年，故說如此。

秦本紀：「孝公二十年，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，朝天子。二十一年，齊敗魏馬陵。二十二年，衛鞅擊魏，虜公子卬。」余考會逢澤在梁惠王二十七年，見考辨第八十三。明年，敗於馬陵，則爲二十八年。又明年，衛鞅擊魏，則二十九年矣。商君列傳索隱引紀年：「梁惠王二十九年，秦衛鞅伐梁西鄙」，此其事在二十九年之證。今史表亦誤在周顯王二十九年，故爲秦孝公二十二年，其實則孝公之二十年也。以秦本紀推之，亦可證馬陵之敗，實在惠成王二十八年矣。

又考田敬仲世家，馬陵之戰，其先魏伐韓，韓求救於齊。齊聽孫臏計，許其請而故緩其救。

韓恃魏救，五戰不勝，東委國於齊，齊因起兵。水經渠水注引紀年：「梁惠成王二十八年，穰苴

當作穰底，見考辨第七十七。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，鄭師敗逋」，卽所謂五戰不勝者。雷氏義證：「梁卽南梁，赫卽霍。春秋哀公四年，左傳云：爲

一昔之期，襲梁及霍，卽此梁赫也。杜注：梁，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。梁有霍陽山。服虔注云：梁霍，周南鄙也。以戰國策文證之，卽齊策所謂南梁之難矣。高誘注曰：南梁，韓邑。大梁在北，故曰南梁，在今汝州西南。」齊以去年

冬卽出師救韓，至是乃真與梁遇，戰於馬陵，則亦在惠王之二十八年也。否則魏軍敗於去年之冬，太子被虜，將軍見殺，今年無力復勝韓矣。今僞紀年兩事亦同歲，梁赫之勝在前，而馬陵之

敗。在。後。皆。在。周。顯。王。二。十。六。年。則。正。梁。惠。王。之。二。十。八。年。也。

魏世家索隱引紀年：「梁惠王二十九年五月，齊田盼伐我東鄙。九月，秦衛鞅伐我西鄙。十月，邯鄲伐我北鄙。王攻衛鞅，我師敗績。」衛鞅之事已列前論。齊趙事並見史表。周顯王二十九年，齊與趙會伐魏。魏世家：「惠王三十一年，秦趙齊共伐我。」其事皆在馬陵戰後一年。以史記紀年互校，益證馬陵之敗在梁惠王二十八年矣。

雷氏義證云：「惠王之敗於齊秦，此盛衰一轉關也。顯王二十五年，魏最強。敗齊，勝燕，拔趙，致魯衛宋鄭之君而朝之。且率泗上十二諸侯，朝天子於孟津，以西謀秦。爲白里之盟，欲復興周室，豈不盛哉！及彭喜言於鄭君，以敗其盟，而惠王亦侈然自放，乘夏車而稱夏王，此所以動天下之兵，而子申子印遂皆糜於鋒刃矣。自是而齊威奮於東夏，秦孝起於西陲，東帝西帝之勢，卽成於此日矣。」今按雷氏論梁勢盛衰轉變之迹極晰。惟分梁朝天子在孟津，秦朝天子在逢澤，謂梁孟津之會在在前，秦逢澤之會在後，則實爲秦策及史文所誤，已詳考辨第八十三。

余既考齊魏馬陵之戰在梁惠王二十八年，嗣檢毛氏汲古閣重刻北宋祕省史記索隱三十卷，田

敬仲世家，謂：「紀年梁惠王十二年，當齊桓公十八年，後威王始見，則桓公十九年而卒」云

云，與今本索隱惠王十三年當桓公之十八年者，相差一年。清光緒十九年，粵刻廣雅叢書重刊毛本亦同。若毛本爲是，則梁

惠王二十八年，正齊威王之十四年也。惟明正德間慎獨齋翻刻元中統二年段子成本，及凌稚隆史

記評林本，並作十三年，則未必毛本定是。誠依毛本，惠王十二年當桓公十八年，於余考齊威王各

節均可通，尙無窒礙。而其前索隱所引紀年，如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，二十二年田侯剡立，後

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諸條，與桓公十八年乃惠王十二年之說殊不相符，無可溝通。

恐毛氏此本實係誤字，未足據。要之一年之差，與余書前後比論大體不相妨。讀余書者，通前後

而觀之可以知。又余著此書，初恨未見雷氏學淇竹書紀年考訂。嗣讀其介庵經說，亦定桓公十八

年當梁惠王之十二年，似與毛氏文合。而檢其戰國年表，則仍繫桓公十八年於梁惠王十三年下。

又引田世家索隱云：「梁惠王十三年，當齊桓公十八年。」則經說所引作十二年者，亦係字誤。

然雷氏年表，於桓公十八年卽書威王立，而下年仍爲桓公十九年，再下始爲威王元年。則寧有前

王未卒，後王已立？亦寧有新王已立，而仍以前王紀年之理？蓋雷氏勉強排比，欲定威王二十四

年，當梁惠王二十八年，遂有此誤。又仍定威王三十六年，及移前齊宣王年，皆未是。後乃得見

雷氏考訂義證兩書，於此亦無所辨明。於毛本十二年之說，終難符合。因姑誌其異文焉。

又按洪頤煊校紀年，作梁惠王十三年，當齊桓公十八年。而趙紹祖校補紀年則爲梁惠十二年，當齊桓十八年。惟趙氏謂：「桓公卒于顯王十一年，威王立于十二年。」而洪本則於顯王十一年書威王立。蓋是年始立，明年稱元，洪趙所定皆是。陳逢衡疑爲晉桓公十八年，則大誤。

八五 田忌鄒忌孫臏考 附司馬穰苴

史記田齊世家：「威王三十五年，田忌出奔楚。」梁玉繩志疑辨之云：「田忌出奔在宣王二年戰馬陵之後，不在威王三十五年。忌之戰功可見者，桂陵馬陵二役。若威王時已出奔，則安得馬陵之勝？」世家又云：「宣王召田忌復故位。」吳師道國策注云：「忌之出奔，在戰馬陵後宣王世。史載其奔在前，故謂召復位。忌既襲齊，豈得再復？成侯又在，豈宜並列？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，知其必有誤。」志疑謂：「吳注有以矛刺盾之妙。」今據紀年，馬陵之戰本在威王十五年。見前考。則田忌奔楚，雖在馬陵戰後，無害爲威王時。齊策：「成侯鄒忌爲齊相，田忌爲將，不相悅。公孫閼謂鄒忌說王，使田忌伐魏。田忌三戰三勝，公孫閼使人卜於市，曰：我田忌之人

也，三戰三勝，欲爲大事，亦吉否？因捕卜者，驗其辭於王。田忌遂走。」又云：「田忌勝梁，孫子勸之爲大事，田忌不聽，果不入齊。」則田忌出奔，即在馬陵勝後，爲威王之十五年。史公既誤前威王之年，疑其過早不合，乃移後二十年，爲威王三十五年也。

索隱云：「按戰國策，田忌前敗魏於馬陵，因被購不得入齊，歷

十年乃出奔。」按史記繫田忌出奔於桂林一役後，適及十年。索隱引馬陵以見異同，而未能考定其是非。其謂歷十年乃出奔，自據史記，未可信。其後宣王伐燕，據齊策亦田忌之謀。按美勒德飛亞大學博物館藏戰國銅器陳□壺，文曰：「佳王五年，□□陳旻冉立事歲。」陳夢家考釋：陳旻即陳具，即田忌，是田忌再召即在宣王五年伐燕之歲也。又詳考辨第二二〇。蓋田忌自以威王時出奔，至

宣王時復召。吳梁二氏之疑，皆考之未詳也。

又世家：「宣王召田忌復故位。韓氏請救於齊，宣王召大臣而謀。鄒忌曰：不如勿救。田忌

曰：不如早救。」索隱：「紀年，威王十四年，田盼伐梁，戰馬陵。戰國策云：南梁之難，有張

田對云札記單本：「田各本作巧，與今本國策合。」早救之。此云鄒忌者，王劭云：此時鄒忌已死四年。又齊威此時未稱

王，故戰國策謂之田侯。今此以田侯爲宣王，又橫稱鄒忌者，蓋此說皆誤爾。」今按索隱此條，語有含混，當分別以觀者。其謂戰馬陵在威王十四年，又齊威此時未稱王，故戰國策謂之田侯，是也。然鄒忌之死，決不在馬陵戰前，而引王劭云此時鄒忌已死四年者，一則索隱此語，自據史記此事在宣王二年計之。則鄒忌之死，在宣王立前二年，即威王之卒前一年也。一說則王劭此語，實本宣王五年韓氏請救，田忌曰不如伐燕一事而論。史記既誤以馬陵之戰謂在宣王時，而索

隱。於。紀。年。史。記。得。失。，。未。能。明。定。，。遂。率。引。王。劭。此。語。而。未。加。剖。辨。則。鄒。忌。之。死。，。應。在。宣。王。五。年。前。之。四。年。，。即。宣。王。即。位。之。元。年。也。王。劭。亦。及。見。紀。年。原。本。，。其。語。當。有。來。歷。今。國。策。有。鄒。忌。事。宣。王。仕。人。眾。，。宣。王。不。悅。之。說。，。蓋。宣。王。初。立。，。而。鄒。忌。以。先。朝。老。臣。，。擅。權。用。事。則。鄒。忌。卒。年。，。自。當。在。宣。王。元。年。而。田。忌。復。召。，。自。在。其。後。知。世。家。繫。諸。宣。王。二。年。，。固。自。不。誤。吳。師。道。所。謂。「成。侯。復。在。豈。宜。並。列」之。疑。，。亦。可。以。釋。然。矣。至。襲。臨。淄。事。，。孟。嘗。君。列。傳。謂。「襲。齊。邊。邑」，。策。言。「孫。臆。勸。忌。無。解。兵。入。齊。而。忌。不。聽」，。則。或。無。其。事。，。尤。不。足。深。辨。

又。年。表。：。鄒。忌。以。鼓。琴。見。威。王。在。二。十。一。年。，。封。成。侯。在。二。十。二。年。今。以。紀。年。推。之。，。二。十。一。年。正。威。王。初。立。之。歲。，。二。十。二。年。則。威。王。之。元。年。也。威。王。四。年。，。魏。伐。趙。邯。鄲。，。趙。求。救。於。齊。，。威。王。召。大。臣。而。謀。，。鄒。忌。主。勿。救。，。段。干。朋。主。救。之。則。忌。爲。威。王。朝。大。臣。，。蓋。自。威。王。初。政。已。然。年。表。忌。以。鼓。琴。見。威。王。，。適。威。王。新。立。，。其。年。實。不。誤。，。特。誤。爲。威。王。之。二。十。一。年。耳。
齊策有鄒忌朝魏鏡諷諫齊王事，蓋亦威王初政，與淳于髡大鳥之隱，同爲齊威初年奮發之一種傳說，參讀考辨第七四。若。定。是。年。忌。年。近。三。十。，。則。忌。生。當。在。田。剡。初。立。之。際。，。至。宣。王。元。年。卒。，。壽。將。及。七。十。也。

史。記。孫。臆。列。傳。：。「孫。臆。以。智。敗。龐。涓。於。馬。陵。，。以。此。名。顯。天。下。世。傳。其。兵。法。」又。云。：。「孫。子。臆。腳。，。兵。法。修。列。」今。按。漢。書。藝。文。志。兵。家。吳。孫。子。兵。法。八。十。二。篇。，。齊。孫。子。兵。法。八。十。九。篇。吳。孫。子。齊。孫。子。分。別。甚。明。余。既。辨。吳。孫。子。無。其。人。
考辨第七。又。疑。凡。吳。孫。子。之。傳。說。，。皆。自。齊。孫。子。而。來。史。記。本。傳。吳。

孫子本齊人，而齊孫子爲其後世子孫。又孫臏之稱，以其臏腳而無名，則武殆卽臏名耳。日人齋藤謙亦有此

疑，見史記會注考證。孫臏從田忌勝魏馬陵，遂勸忌無解兵入齊，忌不聽。後忌終奔楚。孫子既斷其兩足，爲

廢人，常客田忌所，疑當與忌同奔。後杜赫爲鄒忌說楚王封田忌於江南，見齊策。則孫子亦隨至江南

矣。及田忌復返齊，孫子同返與否不可知。據越絕書：「吳縣巫門外大冢，孫武冢也，去縣十

里。」則武殆先忌之返而卒於吳者歟？其著兵法，或卽在晚年居吳時。戰國策孫臏曰：「兵法百里而利者，獻上將，五十里者，軍半至。」

今見孫子軍事篇。又：「攻其懈怠，出其不意」，今見計篇，曰：「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。」吳人炫其事，遂謂曾見闔

是今孫子兵法卽臏之證也。故書中論用兵地形皆切適於中原，未見其爲吳越水國之事也。廬而勝楚焉。後人說兵法者，遞相埒益，均托之孫子。或曰吳，或曰齊，世遂莫能辨，而史公亦

誤分以爲二人也。呂覽不二篇高注：「孫臏楚人，爲齊臣。」梁伯子云：「史漢皆以孫臏爲齊人，此獨以爲楚人，當別有據。」今按潛夫論賢難篇：「孫臏修能於楚，龐涓自魏變色，誘以刑之。」亦謂孫臏楚人。孫臏固曾從

田忌奔楚。至於本爲楚人齊人，則無可詳論矣。又考通典一四九兵二引孫臏曰：用騎有十利，夫騎者能離能合，能散能集，百里爲期，千里而赴，出入無間，故名離合之兵也。顧亭林日知錄，以趙公子成之徒，諫胡服不諫騎射，謂騎射之法必先武靈而有。

然疑當孫臏世，尙不能有騎戰。觀史記叙臏之戰績，亦不見有用騎之徵，則漢志齊孫子八十九篇，多出後人依託，亦一證矣。

史記言齊人著兵法，尙有田穰苴。穰苴之事，昔人已辨之。蘇子由古史曰：「太史公爲司馬穰苴傳，世皆信之。余以春秋左氏考之，未有燕晉

伐齊者也。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，潛王殺之。意者穰苴嘗爲潛王却燕晉，而戰國雜說遂以爲景公時耶？」葉水心習學記言曰：「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，使有穰苴，不應遺落。況伐阿鄆，侵河上，皆景公時所無。大司馬亦非齊官。蓋作書之人夸大其

詞，而遷信之爾。」余讀其文，疑亦田忌之誤傳也。故曰：「穰苴者，田完之苗裔。」田忌爲田氏，一似也。

穰苴傳云：「晉伐阿鄆，燕侵河上」，而田忌勝馬陵，正義引「虞喜志林曰：馬陵在濮州甄城縣

東北六十里，有陵，澗谷深峻，可以置伏。」鄆鄆爲一地，二似也。其勝敵而歸也，「未至國，釋兵旅，解約束，誓盟而後入邑。」史稱田忌勝馬陵，孫臏勸之無解兵入齊，忌不聽，三似也。「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，譖之於景公，景公退穰苴」，與田忌之見構於成侯，四似也。「齊威王用兵行法，大放穰苴之法，而諸侯朝齊」，此與田忌勝馬陵，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，見田敬仲世家。五似也。「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，而附穰苴於其中，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」，與田忌之時正合。若穰苴爲景公時人，則與司馬兵法同爲追論，而威王又何爲捨其本朝之近臣，而遠論景公時之一將？此六似也。穰苴殺齊王之寵臣，與孫武殺吳王之寵姬，事極相類。孫武既爲孫臏之誤傳，則穰苴爲田忌之誤傳，理亦有之。七似也。故知史公之言穰苴，皆自田忌而誤也。然何以誤及於春秋時之景公？曰：馬陵之戰，田忌與田嬰同將。見田齊世家，及孟嘗君列傳。田嬰者，孟嘗君田文之父靖郭君也。或者司馬兵法言及嬰子，而史公不深曉，遂誤以爲晏嬰，故設爲晏嬰薦之齊景公歟！晏子春秋內篇第五，及說苑正諫篇，亦有穰苴諫景公事，然二書益多謬誤，不足據。然則史公又何以誤及於潛王時之穰苴？曰：其書或本出於司馬穰苴之徒，故曰司馬穰苴兵法。史公以潛王敗亡之君，不知穰苴之爲潛王將，因上移其人於景公時，而又誤涉田忌之事以爲說也。其書又稱司馬兵法者，惠士奇禮說云：「司馬穰苴兵法，因號司馬法。戰國策，齊閔王時，司馬穰苴爲政，閔王殺之，大臣不親，則穰苴乃閔

王之將。以故齊南破楚，西屈秦，用韓魏燕趙之眾猶鞭策者，蓋穰苴之力居多。及穰苴死，而閔王亡矣。」此以司馬法爲穰苴書也。余考趙策有云：「將非田單司馬之慮也」，司馬正指穰苴。其爲知兵，信矣。然則穰苴實有其人，其人實有兵法之書，史公特誤其時，又誤其事耳。

八六 梁惠王二十八年乃齊威王稱王之年非齊威王卒年辨

魏世家：「梁惠王二十八年，齊威王卒。」今按是年齊敗梁馬陵，非威王卒年，疑乃威王始稱王之年也。田齊世家云：「齊擊魏，大敗之桂陵，於是齊最強於諸侯，自稱爲王，以令天下。」

此史公誤以桂陵爲馬陵，故云然。又云：「齊擊魏，大敗之馬陵。其後三晉之王，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。」是則齊威勝馬陵而稱王之證矣。威王既以馬陵勝後稱王，而史公見其前稱侯，後稱王，疑爲兩人，故於是年謂威王卒，宣王立。此如梁惠稱王改元，亦誤爲襄王之元年也。蓋梁惠會諸侯於逢澤，朝天子，先自稱王，乃齊魏有馬陵之戰。齊勝於馬陵，魏則自貶，而齊則繼魏而稱王。魏用惠施謀，與齊會徐州而相王焉，乃楚齊有徐州之戰。此齊魏稱王之史實也。齊魏會徐州前，均已稱王。徐州之會，特國際之相承許。其先大夫稱侯，尚乞周室賜命。今稱王，則與周爲敵體，更不須周命矣。而列強相互間有認有不認，會盟征伐由此起。其後齊秦稱帝形勢亦然。

八七 屈原生卒考

離騷：「攝提貞於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」此屈子自道其生辰也。王逸楚辭章句：「太歲

在寅曰攝提格。孟，始也。正月爲陬。庚寅，日也。言己以太歲在寅，正月始春，庚寅之日，下母之體而生。」後朱子楚辭辨證疑其說，謂：「月日雖寅，而歲則未必寅。其曰攝提貞於孟陬，

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，非太歲在寅之名也。」顧炎武日知錄卷二重申王說，曰：「古人必以

日月繫年。攝提，歲也。孟陬，月也。庚寅，日也。豈有自述世系生辰，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

者？」陳瑒屈子生卒年月考云：「以甄鸞五經算術所載，周曆法，自楚懷王以前上推威王九年庚寅，及宣王十五年丙寅

二十二日，屈子殆以是年生。」劉師培古歷管窺云：「以夏曆推之，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，距入乙卯部四十九年，積月六百零六，閏餘

月二十一日，屈子之生當在是年。」相繼推定屈子生年在楚宣王二十七年。按之史記，於屈原事迹，大概符合。據世

家：懷王十六年，張儀至楚。十七年，秦敗屈丐。其時屈原已先紬，屈復楚辭新注謂：「史記被疏，止是

其位當在此年。」林雲銘楚辭燈謂：在前張儀至楚之年。計其年壽爲三十二歲，則爲左徒用事時，年三十左右也。屈復定屈子爲左徒在

年楚爲從約長，惜往日篇所謂：「奉先功以照下，國富強而法立」是也。今按屈說亦無據。惟屈原爲左徒用事，則大致在此，或稍後也。十八年張儀重至楚，屈原使從齊來，諫何不殺

張儀，是歲屈原年三十三。其後十二年，懷王入秦不返。頃襄王元年，屈原若在，年當四十六。

以子蘭之讒而遷，遂沉汨羅以死。其年無考，要當在五十五左右。

洪興祖說悲同風，施黃棘之枉策云：「懷王二十五年入秦，與昭王盟于黃棘，後爲

秦欺，客死於秦。頃襄七年迎婦於秦，是欲復施黃棘之枉策。」今按黃棘屬懷王時事，不得牽并襄王爲說。朱子楚辭辨證並不認黃棘爲地名，則屈原之卒，是否在頃襄七年後，實無證。東方朔七諫怨世篇，年既已過太半兮，是或屈子年臨五十之證。此

屈子年世之略可考者也。

王船山楚辭通釋以哀郢爲頃襄遷陳，屈原不欲，讒人以沮國大計爲原罪，遂重見竄逐而作。

考遷陳在頃襄二十一年。屈原若在，年應六十六歲，疑不若是之壽。

蔣驥山帶閣注楚辭，謂：「襄王徙陳，其時長沙曾爲秦取，原向得晏然安

身其地乎？」又引：「韓非曰：秦與荆戰，大破荆，襲郢，取洞庭五渚江南，則是時屈子自沉之長沙亦入秦矣。」實則洞庭五渚江南，並非指今長沙一帶而言。（參讀考辨第一二七。）惟謂屈原卒在襄王遷陳前，則是。

又鄒叔績遺書

有屈子生卒年月日考，亦定屈子生年在周顯王二十六年，

即楚宣王二十七年，並據殷曆推定爲正月二十一日，已先劉說。

而謂卒在秦昭

王三十年，屈子年六十七，自云論證詳讀書偶識。今偶識已佚，不可見，或與王說同據哀郢也。

鄒氏應湘澤王氏聘，校船山遺書，均錄其序跋，附以案語，仿朱竹垞經義考，直齋書錄解題之例，勒爲目錄三卷，則於船山論屈子事，必見無疑。今讀屈子諸篇，其忠君愛國之情，鬱勃既

盛，感傷彌切。苟頃襄初政，原又被讒南遷，當時即無久理。不得又抑塞流徙，至於二十二年之

久，乃始沉湘而去。

哀郢年代參讀考辨第一百三十，鄒叔績又論離騷年代，參讀考辨一百二十一。

抑前人論屈子卒年，猶有異說。則謂屈子之卒，尙在懷王入秦前，並不及襄王時。此王白田

草堂存稿主之。其說曰：「離騷之作，未嘗及放逐之云。與九歌九章等篇，自非一時之語。而卜

居言既放三年，哀郢言九年不復，一返無時，則初無召用再放事。原之被放在十六年，以九年計之，其自沉當在二十四五年間。而諫懷王入秦者，據楚世家，乃昭睢，非原也。夫原諫王不聽，而卒被留以至客死，此忠臣之至痛。而原諸篇無一語及之。至悲回風，惜往日，臨絕之音，憤懣忼激，略無所諱。而亦祇反復於隱蔽障壅之害，孤臣放子之冤。其於國家，則但言其委銜勒，棄舟楫，將卒於亂亡，而不云禍殃之已至是也。是誘會被留，乃原所不及見。而頃襄之立，則原之自沉久矣。」又曰：「史所載，得於傳聞，而楚辭，原所自作，固不得據彼以疑此。原所著惟九章敘事最爲明晰。其所述先見信，後被讒，與史所記懷王時相合。至於仲春南遷，甲之朝以行，發郢都，過夏首，上洞庭，下江湖，時日道里之細，無不詳載。而於懷王入秦諸大事，乃不一及。原必不若是之顛倒也。懷王客死，君父之讎，襄王不能以復，宗社危亡將在朝夕，此宜呼天號泣，以發其冤憤不平之氣。而乃徒嘆息於讒諛嫉妬之害，而終之曰：『不畢辭以赴淵兮，恐壅君之不識。』則原之反復流連，纏綿齟齬，僅爲一身之故。而忠君愛國之意，亦少衰矣。」草堂存稿卷三書楚辭後

今按王氏此論，多據哀郢，哀郢非屈原原作。悲回風，惜往日，皆非屈子自道之辭。王氏所據，皆未愜當。然楚辭二十五篇，絕不及懷王入秦事，則誠如王氏之論。史公原傳頃襄王怒遷屈原一節，文氣斷續，本頗可疑。則屈原之卒，固在頃襄之世與否，誠未可專據史文爲斷。余考屈原於

居，地在漢北。楚辭所歌，洞庭沅澧諸水，皆在江北。詳考辨第一二七。則原遷江南，事無顯證。屈原之卒，

或早在懷王入秦前，固有可信之理。惟屈子被讒，困居漢北，既已多歷年所，而一旦沈淵以去，

則慮必有甚深刺激，益其悲憤。或者正由懷王之入秦，或者則由頃襄之賜謫，憂傷憤懣之既甚，

而不暇見之辭，則今楚辭之無其文，仍不害當時之有其事也。然則屈原之卒，正當在懷王入秦不

反之數年間乎？又按：又有疑屈原之卒，未必自沉者。袁枚隨園隨筆引黃石牧云：『屈子曰：吾將從彭咸之所居，』又曰：『願依彭咸之遺則，』又曰：『寧赴湘流，葬江魚之腹中，皆冤忿寓言，非實事也。太史公因賈生一語，遂信爲眞，不

知宋玉招魂之作，上天下地，東西南北，無所不招，而獨不及水。何也？惟亂曰：『湛湛江水上有楓，魂兮歸來哀江南，則其善終於汨羅可知。』若楚辭注，招魂作於屈子生時，則豫凶非禮，宋玉不應詆其師矣。今按：魯仲連義不帝秦，亦謂惟有蹈東海。屈子

云云，發於憤激，其果自沉與否，誠亦無可確證也。

余疑屈原之卒，當在懷襄之交，決不及襄王遷陳時，既具如上論。然哀郢則自是遷陳後作。

故曰：『哀故都之日遠。』又曰：『民離散而相失，遵江夏以流亡。』又曰：『曾不知夏之爲丘

兮，孰兩東門之可蕪。』此明爲國破民流之辭，非孤臣之被讒見逐矣。然則哀郢非屈原作，而作

哀郢者別自有人也。其人爲誰，則絕無可說。惟篇中有云：『當陵陽之焉至今，淼南渡之焉

如。』楚策：『莊辛諫襄王，不聽，去之趙。留五月，疑當作五年，參讀考辨第一四五。秦舉鄢郢，襄王復徵莊辛，

授之爲陽陵君。』顧觀光七國地理考疑陽陵卽陵陽。今按魏書穆崇傳：『崇爲陽陵侯』，北史崇

傳作『陵陽』，則顧說容可信。或哀郢陵陽本作陽陵，涉上文『陵陽侯之汜濫』句而誤。按漢志，陵陽屬丹

陽，桑欽言淮水出東南，北入大江，則陵陽在江南也。楚策，授哀郢其殆莊辛之辭乎？辛，楚人，擅辭賦。值襄王之爲陵陽君，與淮北之地，則陽陵應在淮北，與漢志陽陵自別。王時，目擊郢都之危，諫君不悟。流掩城陽，乃始見召。危言聳聽，因得封賞。而讒謗聞之，賦此自悼。較之謂屈大夫之辭，固稍近情焉。余考莊周書說劍篇，亦莊辛作，參讀考辨第一四五。否則乃宋玉景差之徒爲之也。

八八 莊周生卒考

史記老莊列傳：「楚威王聘莊子爲相，莊子卻之。」莊子秋水篇亦云：「莊子釣於濮水，楚

王使二大夫往。」釋文司馬曰：「威王也。」事雖不必信，

黃氏日鈔云：「楚聘莊周爲相，史無其事。凡方外橫議之士，多自誇時君聘我爲相而述之，其爲

寓言未可知。又時君尙攻戰權術，未必有禮聘之事。雖孟子於梁齊，亦聞其好士而往說之，非聘也。縱其聘之，何至預名爲相而聘之？」余考御覽四百七十四引韓詩外傳：「楚襄王遣使聘莊子爲相。莊子曰：獨不見太廟之牲乎？」云云，莊周晚歲可與楚襄王混，然此莊子或指莊辛。周辛二人事相，然可以證莊子與楚威王同時。焦竑老子翼附錄：「周顯王三十年，楚聘莊周爲相」，即楚威王元年，然此特以意定之耳。又

徐无鬼篇：「莊子送葬，過惠子之墓。」惠施卒在魏襄王九年前，參讀考辨第一二五。若威王末年，莊子年三

十，則至是年四十九。若威王元年，莊子年三十，則至是年六十。以此上推，莊子生年當在周顯王

元年十年間。若以得壽八十計，則其卒在周赧王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間也。又考徐无鬼，莊子送

葬，述及宋元君。宋元君乃偃王太子，其爲君當國，當在魏襄王二十年時。參讀考辨第一三〇。惠施已死十

年外矣。莊子是時年在六十七十間。其卒年尙當在此後十年二十年間也。史記又云：「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。」以余推定，周蓋歷齊威宣，梁惠襄，晚年及齊湣魏昭耳。陸德明釋文序引李頤云：「莊子與愍王同時」，蓋指其晚年言。朱子語錄：「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？曰：『莊子後得幾年，然亦不爭多』，並爲得之。」古今樂錄：「莊周齊人，湣王聘以相位，莊周謝」，亦言湣王時。而謂齊人，則異說也。

史又云：「莊子蒙人，嘗爲蒙漆園吏。」索隱引劉向別錄云：「宋之蒙人也。」按漢志：「蒙屬梁國」，在今歸德城北四十里。劉向謂宋之蒙人，特據初屬宋而言。至戰國蒙地是否屬宋，固已可疑。參讀考辨第九九。逍遙遊：「惠子謂莊子曰：『魏王貽我大瓠之種』，是莊惠交遊在惠施仕魏之際也。」

又秋水篇：「惠子相梁，莊子往見之，惠子大搜國中三日」，姚姬傳謂：「記此語者，莊徒之陋。」然其事信否可勿論，要之記此者，亦謂莊惠之交在惠施相魏時也。然則史稱蒙人，未必卽宋人矣。淮南齊俗訓：「惠子從車百乘，以過孟諸，莊子見之，棄其餘魚」，此亦猶腐鼠之說也。孟諸澤在商邱東北，此亦謂莊惠交遊，在惠施在梁得意用事時。惟莊子列禦寇兩節，言莊子居宋。蓋莊子居邑，本在梁宋間，其遊蹤所及，應亦以兩國爲多耳。志疑按：「釋文作梁漆園吏，蓋以蒙屬梁國，而潛丘劉記則謂漆園有云在曹縣，在曹州者，二曹皆春秋之曹國。宋景公滅曹於魯哀公八年，地故爲宋有。莊周亦宋之官，竊以史記蒙漆園吏，蒙當作宋。注以漆園本屬蒙邑，不知一在歸德，一在兗州，相距頗遠。」今按日人中井積德謂：蒙有漆園，周爲之吏，督漆事也。疑漆園本非地名，後人附會，余考惠施以馬陵戰後至魏，及其見逐，先後幾及二十年。其晚年又至魏。莊惠年亦如濠梁之類耳。

事相當，交遊頗密，往復辨難，屢見於莊書。雖兩人議論有異同，要其思想上之相涉者，實不少也。

又按：水經汲水注，汲水東逕蒙縣故城北，卽莊周之本邑也。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吏者也，悼惠施之沒，杜門於此邑矣。是莊子乃終老於蒙者。

八九 子華子考

呂氏春秋貴生篇：「韓魏相與爭侵地，子華子見昭釐侯，曰：兩臂重於天下，身又重於兩臂。韓之輕於天下遠，今所爭輕於韓又遠。奈何愁身傷生以憂之？」梁玉繩云：「昭釐侯史作昭侯，乃懿侯子。此事又見莊子讓王，釋文司馬云：子華子，魏人也。」今按：韓魏爭侵地，的在何年，已無可考。莊子則陽篇又稱：「魏罍與田侯牟約，田侯背之，犀首請伐齊，華子聞而醜之，惠施乃見戴晉人。」牟乃午字之誤。其時在惠王早年，犀首惠施均未仕魏，莊子蓋寓言無實。參讀考辨第七〇。大約子華子與韓昭侯魏惠王同時，乃可信也。呂氏貴生篇又引子華子曰：「全生爲上，虧生次之，死次之，迫生爲下」，其言論實承楊朱一派，爲後來道家宗。故高誘注呂覽，以

爲古體道人也。誣徒知度審爲皆引子華子言，或是秦前原有其書。漢志無著錄，則劉向時書已

亡。今本係宋人僞作，謂子華子卽程本，亦非是。

韓詩外傳九：「戴晉生敝衣冠見梁王，辭而去。」云云。晉生卽晉人。相其議論爲人，亦華子一路。此等皆在楊朱後莊周

前，俱道家思想
展衍中人物也。

又呂氏去宥篇：「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，昭蔭惡之。」沈尹華疑卽子華子。如匡章稱章子，

田盼稱盼子，田文稱文子也。沈尹爲楚姓。左傳宣公十二年「沈尹將中軍」，墨子所染篇「楚莊
染於孫叔沈尹」，沈尹華當其後人。又楚策有莫敖子華，疑亦一人也。

又按楚威王元，已值韓昭侯二十四年。其後六年，昭侯卒。又五年，威王卒。今姑定威王
元，華子年四十，則其生在楚肅王之初年。相其年代，當較楊朱、季梁稍後，較惠施、莊周稍前，而
皆爲並世。

九〇 尸佼考 附公羊女子及北宮子沈子

漢志雜家尸子二十篇，班注：「名佼，魯人，秦相商君師之。鞅死，佼逃入蜀。」史記孟荀
列傳：「楚有尸子長廬」，集解云：「劉向別錄，楚有尸子，疑謂其在蜀。今按尸子書，晉人

也，名佼，秦相衛鞅客也。鞅謀事畫計，立法理民，未嘗不與佼規也。商君被刑，佼恐并誅，乃亡逃入蜀。自爲造此二十篇書，凡六萬餘言，卒因葬蜀。」宋翔鳳以爲「晉乃魯之誤」。今按劉向云：「疑謂其在蜀」，知非魯人故稱楚矣。則尸子實晉人。其時晉已不國，而魏沿晉稱，尸佼殆爲魏人耶？穀梁兩引其語，隱五年，恒九年。則亦治春秋，正名以治，爲法家師，如吳起之流矣。阮元穀梁傳注疏校勘記序，謂：「佼爲秦相商鞅客，鞅被刑後，遂逃亡入蜀。而預爲徵引，必無其事。或傳中所言，非尸佼也。」阮氏疑穀梁成書定在尸佼亡逃入蜀之前，故有預爲徵引之辨。今知尸佼既爲先秦學人稱說，而穀梁成書未必甚早，則阮疑殊亦無據。然

近人輯尸子書，絕不見其爲晉人與鞅謀事及亡逃入蜀之事。又後漢書注：「佼作書二十篇，內十篇陳道德仁義之紀，內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」，與劉向所謂「尸子非先王之法，不循孔氏之術」，見荀子敘錄。而爲商君師者不類，蓋亦各言其一端。如漢志儒家有李克，法家有李子，而劉氏亦以李悝與尸佼並列，皆稱爲先王之法，不循孔子之術也。爾雅疏引尸子廣澤云：「皇子貴衷，田子貴均，其學之相非，數世而不已。」田子貴均乃田駢，爲齊稷下先生，在尸子後。山海經注史記集解諸書引尸子，稱述徐偃王，亦後尸子。則所謂尸子二十篇者，在當時固已非出尸子自爲。今則亡逸已多，並不足以見尸子爲學之大綱也。今姑據同時學風以爲推測，則尸子之學，固當與李悝吳起商鞅爲一脈耳。

又按公羊傳引子女子，閔公春秋時晉有女叔寬，女叔齊。魏武侯臣有女商，見莊子徐无鬼，

自稱：「所以說君者，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，縱說之則以金版六弢，奉事而大有功者，不可爲數。」豈女商亦儒者耶？公羊所引或卽其人。釋文李云：「无鬼女商並魏幸臣」，不可信。左氏既與吳起有關，公穀皆引尸

子，又公羊女子，其姓氏亦惟見於魏，則三傳之學，固頗有出於晉者。又莊子有南伯子葵問女偶，子葵卽子葵也。

公羊又稱子北宮子。哀公四。左傳昭二十年，衛有北宮喜，莊子山木有北宮奢，亦衛靈公臣。孟

子稱北宮錡問班爵祿，趙岐云：「衛人。」則北宮氏在衛，亦與吳起商鞅同邦土，宜聞三傳之

緒。公羊之北宮子，其殆問班爵祿之錡其人耶？沈欽韓漢書疏證亦云然。此皆未可確指，姑因尸佼而及之，見

三傳之學之固多流行於晉人焉。

公羊又引樂正子春，昭十。則魯人。又子沈子，公羊隱十一，莊十，宣一。又穀梁定一。孟子書有沈猶行，與樂正子春

同爲曾子弟子，殆亦魯人。又屢引魯子，莊三，又二十三，僖五，又二十四，又二十八。郝敬謂是曾子字誤。今考說春秋如

樂正子沈子公明子，見考辨第三十。既多曾子弟子，又吳起初亦出曾氏之門。春秋繁露俞序篇言春秋義，

有曾子，則郝氏說殆是也。然則春秋之義，淵源固自孔門。惟晚起傳統之說，或不可盡信耳。

又公羊昭三十一年有公扈子，其人又見說苑建本篇：「公扈子曰：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

秋」，殆亦春秋師。沈欽韓云：「疑卽孟子之公都子。」列子湯問篇有魯公扈，則公扈氏亦魯人

也。春秋繁露俞序篇有公扈子，肩疑扈字譌。

又公羊文四年引高子。孟子書有高子論小弁之詩。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，衛女何以編於詩云云。經典序錄：「子夏授高行子。」周頌絲衣序釋賓尸也，高子曰：靈星之尸也。陳奐疑高子即高行子，與孟子論詩者。則高子治詩與孟子同時，雖孟子稱之曰叟，然不得謂係子夏所授。凡漢以來言古經傳統，未必無其人，而世次淵源往往不可據。若公羊高子即治詩之高子，則亦與公都子略同時，俱與孟子相先後也。梁玉繩人表考謂孟子書中高子係二人，一孟子弟子，一年長於孟子，然要之年世相接也。

九一 宋君偃元年乃周顯王三十一年非四十一年乃幼年嗣位非弑兄自立辨

余考宋桓侯元在周安王二十二年，立四十一年而見廢於剔成，爲周顯王之二十九年。剔成即以廢君自立之年稱元，三年而剔成卒，爲周顯王三十一年。詳考辨第六十九是年宋君偃嗣立。世家云：「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」，則爲周顯王四十一年。年表於是年載宋君偃元年。蓋宋偃亦如梁惠成秦惠文之例，於稱王之翌年更元，而史遂誤以稱王之元爲始立之元也。又年表王偃滅在周赧王二十

九年，前後在位當得五十三年，今年表作四十三年者誤。世家云四十七年，亦誤。王偃在位既

久，又死於逃亡，非其天年，計初立不能甚長。宋策：「或謂大尹曰：君日長矣，自知政，則公

無事。不如令楚賀君之孝，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。則公常用宋矣。」韓非說林下亦云：「白圭謂大

尹曰：君少主也，而務名。令荆賀君之孝，則君不奪公位，而敬重公，公常用宋矣。」白圭時宋君

乃偃，初立年少，故太后大尹主政用事。而偃已務名，長而好行仁政，有以也。大尹者，高注：

「大尹，宋卿也，太后，尹母也，與后共爲政。」則大尹殆宋君之庶兄？孟子至宋，謂戴不勝

曰：「子欲子之王之善歟？我明告子。子以薛居州，善士也，使之居於王所。一薛居州，其如宋

王何？」時王年尚幼，故不勝爲之進賢傳，孟子亦以幼子學語爲譬。又孟子在宋，與其臣如戴不

勝戴盈之皆有問答交際。

論語邢疏：「戴盈之即不勝。」閻氏說同。黃鶴四書商云：「按左傳記人，一篇中前既稱名，後又稱字者，以人數甚多，必曰名某字某，不勝煩瑣，創爲是例，欲互相見也。孟子書王驩一

人，使滕章由王使則名之，樂正子章本何等則字之。公行子章人之有右師而不知是王驩，則書其爵。若不勝盈之果一人，一章名，一章字，是何義例，存疑可也。」又漢書人表有鄭戴勝之，梁考云：「鄭乃宋之誤。不勝字盈之，故此稱爲勝之。惟列魯哀

公時，太先。」今按：不勝字盈之，亦不當稱勝之，仍當闕疑。獨不見與宋王語。萬章之問亦曰：「宋小國也，今將行王政，不明指宋

偃爲說。知其時偃尚幼，殆未親政。然其時王偃在位已十年，或始立僅踰十齡，或尚不足，則至

此纔弱冠，猶少主也。逮及國亡身死，亦不過六十之老耳。呂氏壅塞篇記宋亡事曰：「此戴氏之

所以絕也。」則宋偃亦戴公後，與不勝同氏。不勝豈卽宋策之大尹乎？荀子解蔽篇：「唐鞅蔽於

欲權而逐載子」，楊倞注：「載讀爲戴，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。」不勝蓋賢臣，助偃行王政，偃終信讒而逐之，則其晚節非無可議矣。世家：「剔成四十一年，弟偃攻襲剔成而自立。」偃之立時尚少，故乃太后大尹主政，豈爲弑兄自立之主哉？蓋前史及王偃事多誣。子夏曰：「桀紂之無道，不若是甚，居下流而眾惡歸之。」今王偃行仁政而招眾惡，號之桀宋，尚非下流之比矣。

參讀考辨第六十九，第九十九。

九二 齊魏會徐州相王乃魏惠王後元元年非魏襄王元

年乃齊威王二十四年非齊宣王九年辨

魏世家集解：「荀勗曰：和嶠云：紀年起自黃帝，終於魏之今王。今王者，魏惠成王子。案

太史公書，惠成王但言惠王，惠王子曰襄王，襄王子曰哀王。惠王三十六年卒，子襄王立，十六年卒，並惠襄爲五十二年。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，改元後十七年卒，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。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，然則今王者，魏襄王也。」今按齊魏會徐州，相約僭稱王，因稱王而改元，故不稱三十七年而改稱元年。其後秦惠文王於十三年

稱王，乃亦改十四年爲元年，與此正類。惠王與孟子言：「西喪地於秦七百里，南辱於楚。」考惠王後五年予秦河西地，後七年盡入上郡於秦，後十二年楚敗魏襄陵。惠王之言指此。倘以爲在襄王之世，烏容出自惠王之口哉？秦策四：「楚魏戰於陘山，魏許秦以上洛。魏戰勝，效上洛於秦。」高誘注：「魏王也。」今按楚魏陘山之役，年表在魏襄王六年，誤。高注云惠王，是也。效上洛即獻西河之外也。蘇代之說燕王曰：「西河之外，上雒之地」，是也。其時犀首爲魏將，張儀在秦，事又見秦策一韓策二。據策則魏效地在勝楚後，而史列勝楚前，亦相歧。此事爲史家一爭案。自杜預氏左傳後序，裴氏史記集解，司馬氏通鑑，王氏困學紀聞，顧氏日知錄，崔氏東壁遺書，梁氏志疑，皆據紀年糾史記。而辨論紛紜，尙未定於一是。則以紀年原書既佚，未能博觀會通。而史記傳習既久，人性樂舊安常，憚於紛更也。今既剖別紀年史記得失，凡二十餘事，自魏文侯田莊子以下齊魏兩家世系年代，逐一辨訂糾正，又旁推之於史記國策以及先秦諸子書。合之大勢而通，比之小節而符。首尾條貫，竟體朗然。庶可以解千古之紛矣。此齊魏徐州相王爲魏惠王後元元年，非魏襄王元年之說也。

余又謂是歲乃齊威王二十四年，非齊宣王元年者，齊之稱王始於威王，不始於宣王，人盡知之。而威王之稱王，則肇始於馬陵之勝，見考辨第八十六。而大定於與魏會徐州之歲。其後十五年威王薨，宣王始立。史記以徐州相王爲宣王之九年者亦非也。不然，使威王先已稱王於數十年前，宣王何事會魏於徐州而後乃相王哉？田完世家叙威王稱王於二十六年後，與今考威王稱王在二十四年者相差兩年。余定齊威王三十八年，史記只三十六，亦差二年也。蓋威王初卽位，

不治政，諸侯竝伐，

據世家。參讀考辨第七十四。

其時固猶稱侯。故齊策邯鄲之難稱田侯。及敗魏馬陵，魏用惠

施策，折節朝齊，乃會徐州而相王。

據魏策三。

國策稱韓魏之君北面朝齊，亦在戰馬陵後。而世家誤

以威王稱王在桂陵之後者，由其誤以徐州之會爲宣王故也。時七國稱王者惟楚，故楚聞齊王而大

怒，遂有圍齊徐州之舉。蓋齊魏相王一事，當是魏故屈下尊齊爲王，

觀魏策，及呂氏春秋愛類。

而齊亦未敢獨

承，乃亦尊魏爲王，實開當時未有之新局。無緣齊威於數十年前便已稱王也。

梁惠王二十七年從諸

侯朝周天子，其時梁始稱王，而齊威王舉兵伐梁。其後八年，魏齊始相王，而楚威王舉兵伐齊。

然其後又六年而宋亦稱王，又三年而秦亦稱王，韓亦稱王，又二年而燕中山亦稱王。趙世家：「

武靈王八年，五國相王，趙獨否。曰：「無其實，敢處其名乎！令國人謂己曰君。」則趙之稱王猶在

後。然至是而各國稱王之局卒大定。觀於當時相王之不易，益可證其前二十餘年，不容有齊威獨

王之事。觀以後齊稱帝之難，又可證齊之稱王乃爲與魏俱，而猶遭楚人之怒。故徐州一會，實

當時諸侯稱王之初步，戰國驚人一大事。若威王先已稱王於二十餘年前，則此一段史實全無情味

矣。以紀年推之，則徐州之會乃在齊威之二十四年。

田齊世家：「威王二十四年，與魏王會田於郊而論寶。」殆卽徐州一會中佚事也。

秦本紀：「

惠文王四年，齊魏爲王」，

索隱云：「齊威王魏惠王」，斯得之矣。

又考史記孟嘗君列傳：「齊魏會徐州相王」，正義引紀年云：「梁惠王三

十年，下邳遷於薛，改名徐州。」齊策一：「楚威王戰勝於徐州」，徐，鮑本作徐。吳氏補曰：「徐，詞余反。正義引紀年，下邳遷於薛，改名徐州，徐左氏作舒，說文作郅。」據此，則正義引紀年本作徐，而今亦誤爲徐也。徐州宋地，與此徐州不同。顧

氏日知錄卷三十一徐州條亦辨此。互詳考辨第一一〇。

雷氏考訂：「左傳後序引紀年，謂惠王三十六年改元，從一年始，至十六年，稱惠王卒。史

記魏世家集解引荀勗稱和嶠云：「紀年謂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，改元後十七年卒。」司馬氏資治通鑑從後序說，通鑑考異及朱子通鑑綱目從荀和說。淇案杜與荀和同時，得見竹書，不應言有同異。後序十六年六字，自是七字之訛。乃鈔錄鈐刻者有誤也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：「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，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曰：「三十六年改爲後元，觀此知梁之改元與秦惠文之以十四年爲元年事同。非若後世改元，先下詔書，以明年爲元年也。」今按雷氏此辨殊精密，然實未是。何者？齊魏相王，實在會於徐州之歲。而據六國表，魏齊兩世家，及秦本紀，孟嘗君列傳諸篇，會徐州實在惠王三十七年。惠王以是年始稱王，不得於三十六年先改元，其理甚顯。又考魏世家，惠王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，是歲惠王卒。索隱引紀年云：「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，未卒也。」索隱於此條，惟辨惠王未卒，而甄會實不在此年，則索隱未之及。余考甄會在平阿會後，皆在惠王後元，索隱亦辨之，語詳孟嘗君列傳。參讀考辨第一〇四。則惠王三十六年齊魏本無會，即不得有相王事。惠王亦自不於此年改元，尤明甚。又田齊世家：「宣王七年，與魏王會平阿南，明年復會甄，魏惠王卒。」索隱按紀年：「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爲東帝，秦昭王爲西帝時，此時

梁惠王改元稱一年，未卒也。而系家及其後即爲魏襄王之年，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，實所不能詳考。『索隱此條語有誤衍。要之索隱辨惠王未卒，遂謂其改元稱一年。而改元稱一年實在明年，不在今年。索隱此條，及魏世家一條，皆下語未析。孟嘗君傳索隱云：「惠王至三十一年改爲後元年」，顯有字訛。惟魏世家索隱又一條云：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，十七年卒」，則與荀勗和嶠爲一致。然竊疑其說終不可信。何者？若惠成王於三十六年改稱後元一年，又十七年而卒，則惠成王當得三十五年，又十七年也。史記雖誤，亦有其所以誤。彼特誤以惠成王後元之年爲襄王年耳。若惠成王前三十五年，改元後十七年，史記何以又奪改元第一年歸之惠成，而別以其後十六年分爲襄王，此實難解。又考今本偽紀年於周顯王三十四年稱：「魏惠成王三十六年，改元稱一年。」又云：「王與諸侯會於徐州」，徐州會事較史記亦前一年。雷氏義證說之云：「史記六國年表於顯王三十五年書魏會諸侯於徐州以相王，又曰齊與魏會徐州，諸侯相王，卽此事。較竹書差一年者，夏正周正之異。會是在年仲冬後也。」今按梁惠稱王改元，定在與齊會徐州之後。若會徐州如雷說，在惠成王三十六年仲冬之後，其時周正已爲顯王三十五年。惠王歸國稱元，其亦必爲三十七年之新歲決矣。且雷氏辨梁惠稱王改元以秦惠王爲例，不知秦惠王正以十三年四月稱王，而於十四年改稱元年。則梁惠王之改稱元年，定在三十七年，更無疑也。故

知杜氏謂「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後從一年始，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」，其言最信。

吳萊曰：自古未嘗有改元，秦惠文王

立十三年矣，十四年乃稱王，而秦史改元。惠王立三十六年矣，三十七年乃稱王，而汲冢竹書亦改元。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。非改元也，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。其說亦是。云三十六年改元者，因會徐州

在是年歲底也。云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者，因惠成王會齊徐州已在三十六年仲冬之

後，及歸國改元年稱王，其制定於今年之歲底，而實稱元年則爲明年之歲首也。荀勗和嶠諸人，

殆見竹書原本，有在惠成王三十六年記稱王改元之文，故率以此年卽爲惠成王元年。雷氏依之，

未能深考徐州一會與稱王之先後，故加信據，遂與史記乖僻。又索隱稱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，雖

遵荀和之說，而其引惠成王改元年後年數，則實自三十七年爲元年起算。如「十三年四月，齊

威王封田嬰於薛，十月齊城薛」，「十四年薛子嬰來朝」，「十五年齊威王薨」諸條，均見孟嘗君列傳。

是也。余已詳於考辨第一〇九，第七四，第一一五，一一七諸篇，茲不詳論。

又按和嶠荀勗杜預引紀年，雖與史遷違異，然

有一節爲諸家之所同者，則惠王前後（或惠襄分算）共得五十二年是也。今有疑惠王在位五十一年者，其說無稽，殊不足信。

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二，孟子年表，以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。後二年會徐州始稱王，則

改元在稱王前，兩事先後倒置。又惠王後元既前移一年，則索隱引紀年齊威王卒在惠王後元十五

年者，亦遞次移前。故魏氏定孟子去梁已在齊宣王二年，卽宣王卽位之第三年矣。與余考孟子初

見宣王正值宣王未終喪之際亦不合。

參讀考辨第一一七。

九三 惠施仕魏考

魏策：「齊魏戰於馬陵，齊大勝魏，殺太子申。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：夫齊，寡人之讎也，怨之至死不忘。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，如何？惠子教以變服折節而朝齊。楚王大怒，自將伐齊，

大敗齊於徐州。」今按馬陵之役，在惠王二十八年。

考辨第八四。

後九年，齊魏會徐州相王。又後一

年，楚伐齊徐州。其時惠施已用事。

呂氏春秋愛類篇：

「匡章謂惠施曰：公之學去尊，今又王

齊，何也？惠子曰：今有人於此，必擊其愛子之頭，而石可以代之。今王齊而壽黔首之命，是以

石代愛子頭也。」

可證魏齊相王，惠施主其謀。

乃呂氏不屈篇云：「惠子之治魏，當惠王之時，五

十戰而二十敗，大將愛子爲禽。大術之愚，爲天下笑，得舉其諱，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。圍邯鄲

三年而弗能取，天下之兵四至，謝於翟翦，更聽其謀，社稷乃存。」則以魏惠十七年圍趙邯鄲

爲惠施相魏後事，細按其說，殆非也。惠子爲相，年事當踰三十。下至周赧王元年，齊破燕，惠

子爲魏使趙，凡四十年，惠子之壽，方踰八十，未必再爲魏效奔走，可疑一也。且據原篇：「惠

施見白圭，白圭曰：新婦至，宜安矜，今惠子遇我尙新，其說我有太甚者」，則白圭蓋先惠施用

事。年表：「惠王二十七年，丹封」，余疑丹卽白圭，詳考辨第八二。其時尙當路。惠施不應先十年已爲相，可疑二也。謂恐天下笑之，而令周太史更著其名，無此情理，可疑三也。惠子墨徒，常主偃兵。馬陵之後，勸王折節朝齊。且曰：「王固先屬怨於趙」，語亦見魏策。見伐趙非出惠子。策文趙字，或係韓字之誤。吳師道已辨之，要以見惠子之不主戰。可疑四也。惠子見逐，在惠王後元十三年。詳考辨第一〇七。其至魏當在惠王二十七八年馬陵敗後，或卽在徐州會前一二年，前後約得十五年，較爲近情。若如呂氏書，惠施在魏用事垂三十年。魏旣迭經敗衄，而惠王與相終始，尊信之不稍衰，有踰後世漢先主宋神宗遠甚，可疑五也。呂氏書成於眾手，不屈一篇盛毀惠施，因謂惠王之世五十戰而二十敗，盡以爲惠施之罪，吾竊疑其誣。

九四 匡章考 附 周最

齊策：「秦假道韓魏以攻齊，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，齊兵大勝。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。」高誘注：「秦惠王之子武王也。」焦循云：「章子之事，未必在威王之世。威王未嘗與秦交兵。齊秦之鬪在宣王時，而伐燕之役將兵者正是章子，則恐其誤編於威王策中者。卽不然，亦

是威王末年。」

孟子正義

今按焦氏謂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世者，由誤信史記威王年世移前之故。語

既無證，自不足辨。威王卒於周慎靚王元年，當秦惠文王五年。則高注以秦王爲惠王子武王者，

亦誤也。據齊策所記，知匡章信用於齊，自此役始。其後遂爲宣王將而伐燕。齊策所謂：「齊宣

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，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，燕王噲死，齊大勝，子之亡。」是也。又其後，則

有與魏戰於濮水之役。齊策：「濮上之事，贅子死，章子走。盼子謂齊王曰：不如易餘糧於宋，

宋王必說，梁氏不敢過宋伐齊」，是也。六國表周赧王三年，魏哀王七年，擊齊，虜聲子於濮。

與秦擊燕，卽此事。魏世家徐廣引表作贅子，證以齊策，則作贅者是也。志疑轉以徐氏爲誤，殆

未考耳。其時猶爲齊宣王之八年，又其後乃有與韓魏共攻楚而殺唐昧之役。秦本紀：「昭襄王八

年，使將軍芊戎攻楚，取新市。齊使章子，魏使公孫喜，韓使暴鳶，共攻楚方城，取唐昧」，是

也。志疑云：「其事在昭王之六年，誤書於八年。」今按年表在六年，不誤。呂氏春秋處方篇亦記

其事，云：「齊令章子將，與韓魏攻荆，荆令唐蔑將而應之，夾泚水而軍。章子夜奄荆人，殺唐

蔑」，是也。是歲爲齊宣王之十九年。宣王卽以是年卒，勝楚蓋屬潛王事。此後章子事亦無考，

蓋已高年，不復用於世矣。

周最亦見泚水之役，詳呂氏處方。史記周本紀，周最見赧王四十五年，周聚見五十八年，周聚卽周最也。上距泚水之役四十四年，則周最在泚水役時當年三十左右，而老壽及於西

周之末

年矣。至章子與孟子游，遠在威王世將兵勝秦之前。

語詳考辨第九八

又論惠施於魏惠王

見呂氏春秋不屈篇

曰：「螟螳

害稼，農夫得而殺之。今公行，多者數百乘，步行者數百人，少者數十乘，步者數十人，此無耕而食者，其害稼甚矣。」章子蓋與其邦人陳仲子行誼相近。故特稱仲子於孟子，而曰：「陳子豈不誠廉士哉！」孟子之稱章子，亦曰：「世俗所謂不孝者五，惰其四支，博奕好飲酒，好貨財，私妻子，從耳目之欲，好勇鬪狠，章子無一於是。」此雖不足以盡章子，亦可以知章子之律身，蓋亦聞墨學之緒論而有志焉者也。徐州之役，齊魏相王，章子責惠施曰：「公之學去尊，今又王齊，何也？」見呂氏春秋愛類其事在齊威王三十三年，下距齊宣王卒歲，章子殺楚唐昧，三十四年。姑定齊魏徐州相王之歲，章子年二十五以上，三十以下，差可得其世壽矣。

年表：「秦孝公十四年，韓昭侯如秦。」黃氏編略以是年爲匡章破秦之歲。其言曰：「蘇秦言秦欲深入齊，恐韓魏之議其後。策言假道於韓魏，則伐齊在韓魏既服之後。」今以匡章子生平考之，其時殆初踰十齡，何能爲將？黃氏之說非也。且蘇秦言秦欲深入齊，恐韓魏議其後，其事尙遠在後顯王之三十六年，此亦姑據舊說烏得逆證其前十六年，謂秦已以其時舉兵而加齊哉？以當時情勢論之，孝公中年，秦內力未充，外威未張，殆無遠越韓魏兵涉齊疆之理。余疑秦齊交兵，或已在秦惠文王世，亦非盛兵劇戰。今已不可確考，而齊將章子，則必章子名行向盛，稍顯於時矣。齊魏會徐州相王，章子譏惠施學行之相背，又論惠施於梁惠成王前，其時章子方壯年，而蘄然露

頭角。其已爲勝秦立功之後乎？年表：「秦惠王三年，拔韓宜陽」，韓世家：「昭侯卒前一年，作高門。屈宜曰：『往年秦拔宜陽，今年作高門，昭侯不出此門矣。』」則此年實有拔宜陽。通鑑答問謂拔而未取，恐或有之。編略謂秦取而復歸於韓。是時梁方怨齊，謀報馬陵之仇。秦或者以其時乘勝韓之餘威，游兵及於齊界。威王使章子應，亦本非舉國以屬，扞禦大敵之比也。明年，即齊魏會徐州相王之年。如此，差爲得之。事乏明證，姑誌以待再定。

其時尚未稱王耳。

齊策又云：「秦王稱西藩之臣。」鮑云：「威王與秦獻公孝公同時。」如余所考，則秦已是惠王，惟

九五 蘇秦考

太史公爲蘇秦傳，稱：「蘇秦兄弟三人，皆游說諸侯以顯名，其術長於權變，而蘇秦被反間以死，天下共笑之，諱學其術。然世言蘇秦多異，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。夫蘇秦起閭閻，連六國從親，此其智有過人者。吾故列其行事，次其時序，毋令獨蒙惡聲焉。」是史公之傳蘇秦，至慎至謹也。然余考蘇秦之年代，而疑及其行事。史公所謂連六國從親，其智有過人者，以當時列強大勢論之，蓋非情實，亦後世以異時事附之也。

燕世家：「文公二十八年，蘇秦始來見，說文公，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。趙肅侯用之，因約六國爲從長。二十九年，文公卒，易王初立，齊宣王因燕喪，伐取十城，蘇秦說齊，使復歸燕。十年，燕君爲王，蘇秦與文公夫人私通，懼誅，乃說王使齊，爲反間，欲以亂齊。易王立十二年卒，子燕噲立。燕噲既立，齊人殺蘇秦。及蘇秦死，而齊宣王復用蘇代。」今考：伐燕取十城者，乃威王，非宣王，史自誤。而蘇秦之死，則值齊威宣之際。梁氏志疑云：「徐廣謂蘇秦爲齊客卿，在燕易王之十年時。按見蘇秦傳集解。而張儀傳云：居二年秦死，則其死在易王末年。當周顯王四十八年。」今據燕世家燕噲既立之文，周顯王四十八年，正易王卒，噲立，猶未改元之歲。明年，周慎靚元年，燕王噲稱元，而齊威王薨。蘇秦之死，早則在前年，齊威王殺之。遲則在後年，或威王，或宣王，不能定。而宣王用蘇代，則正其初立時也。秦傳：「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。」函谷關之立尚在後，考辨第七二。）六國亦無十五年之從親。據六國表，蘇秦初說燕後十五年，適燕噲元年，蘇秦死。十五年之說本此。此亦蘇秦卒年一好證也。

余考策史言蘇秦事，有極可疑者：齊策五載蘇秦說齊閔王。蘇秦死，當威宣之際，豈得下及閔王？其書乃後世習老子言者所爲，而假托於秦。不得以此疑閔王立，尚在蘇秦未死前也。史記蘇秦傳亦云：「蘇秦說滑王厚葬以明孝，高宮室，大苑囿以明得意，欲破敝齊而爲燕」，同屬不可信。齊策三又載：「孟嘗君將入秦，蘇秦欲止之。」孟嘗君入秦在秦昭王八年，距蘇秦死已二

十年，燕王噲亦死十四年，何來有蘇秦？史記改蘇代，是也。說苑正諫篇亦載此事，僅云有客，則亦知蘇秦之死矣。又秦策云：「秦惠王謂寒泉子曰：『蘇秦欺寡人，欲以一人之智，反復山東之君，從以欺秦，趙因負其眾，故先使蘇秦以幣約乎諸侯，諸侯不可一，猶連鷄之不能俱止於棲，明矣。寡人忿然含怒日久，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。』寒泉子曰：『不可。夫攻城墮邑，請使武安子。善我國家，使諸侯，請使客卿張儀。』惠王曰：『善。』夫武安子乃昭王時將白起，豈得上及惠王，與蘇張同世？趙有武安君李牧，乃效蘇秦將白起封號。策又言：『蘇秦其他明屬蘇秦身後事，而附會之者尚多，然皆瑣碎不足辨。其有關於戰國史實之大，而不可不辨者，莫踰於蘇秦連六國從親一事。蓋其事亦起蘇秦死後而附會之也。余請得縱辨以明之。

史記秦傳載秦說七國辭，皆本國策，其辭皆出後人飾托，非實況。如其說秦云：「西有巴蜀漢中之利，南有巫山黔中之限，東有函穀之固」，諸地入秦皆遠在後，蘇秦豈得先及？張氏釋地云：『秦年魏納陰晉，九年圍焦，十三年張儀取陝，後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，拔之。陰晉東至陝，正穀函之道。自惠王六年至後十一年，始克有之。』其說韓魏云：『稱東藩，築帝宮，受冠帶，祠春秋』，時秦尚未稱王，何遽築帝宮？其他率類是，可疑一也。且史載蘇秦合從事，僅見於秦傳，又略見於燕世家及燕表，其他趙齊韓魏楚諸世家及年表均不具，可疑二也。又其事在燕文公二十八年，正齊梁會徐州相王之歲。自此以前，秦以僻遠，擯不預東方諸侯之會盟。孝公發憤，

用商鞅變法，國勢稍振，然猶不敵東方諸國。東方諸國最強者惟梁。故惠王語孟子，自謂：「晉國天下莫強」，固非虛誇。而自惠王拔趙邯鄲，齊楚起而救趙，齊敗魏於桂陵，魏不得已重歸趙邯鄲。而秦以其時坐收漁人之利，東侵降魏安邑。其後不十年，梁又率諸侯朝天子，而稱王。則梁雖前敗於齊，並不挫其霸業。梁又以是伐韓，五戰而韓五敗，幾不國。齊又倚梁之後，出師救韓，敗梁馬陵。秦趙諸國乘機漁利，而秦衛鞅又虜魏公子卬。然其時梁仍爲大國，河西地仍屬梁，猶未入秦。秦人特乘虛侵略，其疆土尙未達於河，不爲東方諸國所畏。而齊威王以再勝梁軍，遂得繼梁稱霸。東方大局，遂爲梁齊之對峙。其會徐州相王，卽徵兩國東西分霸之形也。梁齊最先王，以其國勢之最強。諸國自楚外，莫敢繼齊梁稱王者，以其國力猶未與梁齊抗衡也。然梁以屢戰之餘，外強而中乾。惠王老年稱王，不能自振奮，國遂日衰日削，而秦之侵梁圍也益急。其後梁遂獻河西地，盡入上郡，惠王所謂「西喪地於秦七百里」者。於是久而秦亦稱王，韓亦稱王。其時韓昭侯申不害之後，其國力蓋猶在趙燕之上，故亦先趙燕而稱王也。又其後而犀首約五國相王，乃有燕趙中山。然趙武靈猶謙讓不敢居，而其事起於魏。蓋徐州相王爲六國稱王之始，實梁啟之。五國相王，爲六國稱王之終，亦梁主之。梁在當時，霸國餘威，猶未全失。其時先秦韓而稱王者尙有宋，宋亦猶未爲弱國。故孟子告齊宣王曰：「今天下方千里者九，以齊

「天下，何異以一服八哉？」使蘇秦言合從，不當逆知宋中山之先亡，而屏此二國不及也。其後張儀與惠施爭用事於魏，惠施主合魏於齊，張儀則欲聯魏於秦。蓋其先爲梁齊分霸者，至是梁日以衰，秦日以強，遂有秦魏齊三國分霸之勢。張儀既相梁，梁韓太子入朝於秦，韓魏之折而入於秦，人勢力之下者，自此開其端。而秦人乃駸駸與齊對峙。梁之霸業，自文侯武侯迄於惠王之世而大盛者，及其晚節，乃爲東西兩強齊秦之所平分。而齊以威宣之盛，其聲威遠出秦上。故宣王欲求其所大欲，以一天下爲志。而其時蘇秦已死。當是時，東方六國固絕無合從攢秦之必需，亦絕無合從攢秦之可能。卽據今史記各世家年表所記，亦絕無六國合從攢秦之痕跡也。

且蘇秦合從，始起議在燕，主盟者爲趙。秦之與趙，當其時壤地不相接，與燕則東海西海，風馬牛不相及也。燕固無事乎攢秦，亦未得越趙魏韓三晉而事秦。趙自成侯時，魏圍邯鄲，國幾亡。及肅侯，幸自保，未嘗敢一出兵與齊梁爭中原之霸業。而蘇秦說趙，乃謂：「當今之時，山東建國，莫強於趙」，豈不大謬？趙之強，乃在武靈王後。蘇秦張儀皆已死。若齊梁會徐州相王之歲，斷無尊趙爲六國從長之理。徐州相王後六年，當趙肅侯二十二年，魏盡納上郡於秦，趙疵與秦戰敗，秦殺疵河西，取代蘭離石。是魏失河西而秦趙壤地始相接，兵爭始啟也。蘇秦既死，越四年，當趙武靈王九年，秦與趙韓戰而敗之，是爲秦趙兵爭之再見。是役也，楚世家亦謂蘇秦約

從六國兵攻秦，而楚懷王爲從長。然與秦戰者惟趙韓，趙韓既敗，而齊乘其弊，復敗趙魏師於觀澤。時六國固無合從，且蘇秦已死，亦不得牽合爲說也。

據楚策，五國伐秦，魏欲和，使惠施之楚章，似其事主者實爲楚魏。或由犀首之徒害張儀之重爲秦相

而促成之，（可參讀衍傳。）其事起於一時，決非早有從約，爲大規模之損秦。又據楚策五國約伐秦，昭陽謂楚王章，則敗其事者乃楚，似此事主動實在魏，而趙韓附之。故秦本紀無楚，而田世家云攻魏，樂毅傳則云西摧三晉也。史記各篇記此事極參差，必會合觀之，情事始顯。

自此以後，秦、齊、東、西爭霸之勢益顯。楚世家謂：「秦與齊爭長，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。秦患之，乃使張儀至楚。」是張儀初至魏，乃離間魏、齊之相親，使魏去齊而暱秦。及其再至楚，亦宗至魏之故智，意在離間楚、齊之相親，使楚去齊而暱秦耳。秦之外交，常主折齊之羽翼，散齊之朋從，使轉而投於我。其時情勢，猶是齊爲長而秦爲亞。秦與齊爭則有之，秦欲進連衡之說，使山東諸侯相率西朝，尙未能也。張儀至楚之明年，秦助魏攻燕，是殆爲秦兵及燕之始。而是年秦又敗楚，取漢中。明年，張儀復至楚，秦、楚復和，而翌年，儀卽去秦，復至魏，而卒焉。終儀之世，亦絕無六國相率事秦之痕跡也。則所謂蘇秦、張儀一縱一橫，其說皆子虛，由後之好事者附會爲之也。今觀張儀說齊，謂趙朝、澠池，其事在昭王時，儀死及三十年，非儀語可知。其說趙、齊、燕三國，又謂趙割河間，齊獻魚鹽之地，燕獻恆山之尾五城，全謝山經史問答辨之，以爲乃不知地理者之妄說。其實蘇、張縱橫，一切皆虛，不徒不知地理，實又不知當時列國強弱之情勢也。

然則六國果無合從之事乎？曰：不然。秦勢愈強，日益東侵，山東諸國，未必絕無合從之議，亦未必絕無合從之事。而其議其事，皆在後。後之好事者，乃以上附之於蘇秦，則仍史公所謂「異時事皆附之」也。今即據當時策士虛造蘇張遊說之辭而可以推見其說所起之時者。考張儀之說趙，趙王曰：「先王之時，奉陽君專權擅勢，蔽欺先王，獨擅綰事。寡人居屬師傅，不與國謀計。先王棄羣臣，寡人年幼，奉祀之日新，心固竊疑焉。以爲一從不事秦，非國之長利也。」此所謂奉陽君者，乃李兌，而先王則武靈王也。則趙君爲惠文王，明白無疑。趙惠文王時，張儀久已死，而僞爲張儀說趙之辭者，縱筆所至，遂告後人以其身世之真相。然則合從連衡之說，乃盛於趙武靈惠文王父子之際也。據儀傳云云，則主合從者爲奉陽君李兌。而考之國策，亦實有其事。趙策四：「齊欲攻宋，秦令起賈禁之。齊乃收趙以伐宋。秦王怒，屬怨於趙。李兌約五國以伐秦。」此李兌主合從之證也。「或謂齊王曰：三晉皆有秦患，今之攻秦也，爲趙也。五國伐趙，趙必亡。秦逐李兌，李兌必死。今之伐秦也，以救李子之死也。」李兌亦自言之曰：「臣之所以堅三晉攻秦者，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，將欲以攻宋也。」凡此皆一時辭。又齊將攻宋而秦陰禁之，齊因欲與趙，趙不聽齊，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。又齊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：「君之身老矣，封不可不早定也。爲君慮封，莫若於宋。」是奉陽君即李兌，而其事在李兌

之老時，蓋武靈王之晚節也。故據張儀說趙之辭，乃知其時主合從者爲趙之奉陽君，卽李兌其人。李兌約五國伐秦，史記不載。蘇子由古史謂卽愼觀王三年，五國攻函谷，然李事不能在愼觀三年，子由亦未得其情實。而觀於蘇秦之傳說，則又絕不同。趙策事，亦以蘇秦合從爲誤。

二：「蘇秦始合從，說趙王曰：天下之卿相人臣，乃至布衣之士，皆願陳忠於前。雖然，奉陽君妒，大王不得任事，是以外賓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。今奉陽君捐館舍，大王乃今得與士民相親，臣故敢獻其愚。」據是言之，奉陽君乃又不主合從。無論其身世與蘇張不相接，卽就蘇張兩家之辭比而觀之，而奉陽君之爲人，亦復迥然若兩人。吳師道乃謂：「奉陽君非李兌。趙在李兌前別有奉陽君。」梁氏志疑依信其說。不悟蘇秦見李兌，其事明見於趙燕之策。趙策又明記蘇秦之言曰：「今君殺主父而族之」，則李兌明在武靈王時，而奉陽君亦明爲李兌，非趙肅侯時別有一奉陽君矣。史記誤奉陽君爲公子成，亦由公子成與李兌同時，同謀殺主父，故有此誤。因知奉陽君定在趙主父時也。沈欽韓漢書疏證，乃謂：「奉陽君有三人，一奉陽君李兌在主父時，而云蘇秦見之者，蘇秦亦得見齊湣王孟嘗君，何不可見奉陽君，此皆所謂異時事附之也。而其所以爲之附者，又不一時，不一人。故爲張儀連衡之說者，特謂趙奉陽君主合從，而造爲蘇秦合從之說者，乃並謂奉陽君拒蘇秦。兩說俱違於情實，而後之離情實也益遠。豈策士之造說者，先成張儀連衡之辭，其時雖已有蘇秦合從之說，而猶以奉陽君李兌爲親主合從之人。其後繼起者又增造蘇秦合從

之辭，乃並以奉陽君李兌爲拒遠蘇秦而資送之入秦，乃又並以蘇秦爲拒遠張儀而資送之入秦焉。

張儀入秦非蘇秦所資，其造說之益奇益怪，而益遠於情實，亦可以微窺其爲說之先後也。

東方諸國合從伐秦，最先在魏襄

王元年，而蘇秦已死，見本篇。其後有孟嘗合從，（見考辨第一二九。）則張儀亦已死。又後有李兌，更後有魏信陵楚春申，而山東諸國遂次第不救。

且張儀在當時，其聲名績業，蓋遠出蘇秦上。景春問孟子曰：「公孫衍張儀，豈不誠大丈夫哉！」而弗及蘇秦。秦本不得與儀伍。自後世有蘇張分主從衡之說，而兩人遂儼若比偶。又謂秦

身佩六國相印，資儀入秦，其地位名業，遂若轉出儀右焉。

且余考其時言合從，初不專指拒秦。樂毅傳有之，「燕使樂毅約趙惠文王，別使連楚魏，令

趙闢秦以伐齊之利。諸侯害齊潛王之驕暴，皆爭合從，與燕伐齊。」是聯秦伐齊亦得謂合從也。張

虎舒藝室隨筆：「縱有聚義，橫有散義，合衆攻一曰從，散衆事一曰橫。」漢書敘傳云：「從人合之，衡人散之。」余又疑謂蘇秦合從起於燕而先約趙，蓋自樂毅之約

趙伐齊而來。其先李兌親齊潛王，趙齊合從而伐秦滅宋。而燕謀則欲結趙以破齊。故燕策有「奉

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，或爲蘇秦謂奉陽君，不如善蘇秦以疑燕齊，燕齊疑則趙重。奉陽君乃使

與蘇秦結交」之說，此亦策士妄爲之。而云「燕亡國之餘」，則造此說者，明指燕昭王時，非文

公時矣。其人既在燕昭王趙惠文王時，或猶稍後，故不免以燕昭趙惠文時事勢言之也。

史稱：「蘇秦死，齊宣王復用秦弟蘇代。蘇代與子之交，爲齊使於燕，激勸燕王以厚任子之。

已而讓位，燕大亂。齊伐燕，殺王噲子之。燕立昭王，而蘇代與其弟厲遂不敢入燕，皆終歸齊，齊善待之。」索隱引譙周古史云：「秦兄弟五人，秦最少。兄代，代弟厲，及辟鵠，並爲游說之士。」又云：「典略亦同其說。蓋按蘇氏譜。」余疑秦字季子，而稱「嫂不以我爲叔」，則蘇秦自有兄，或代厲特其族弟。然季子之說亦未可信，則史公之以代厲爲秦弟者，又未見其必誤也。要之厲代既見燕王噲子之，則其年世不能與秦相懸絕。今蘇秦事可考者，惟仕燕懼罪避之齊，爲反間見殺。而代厲之事有甚後者。疑秦之卒其年必輕，最壽不能過四十，或可未逮三十也。而代厲則皆老壽，逾七十。史策載代厲事，極亂雜無條理，爰重爲比輯，以見梗概。若必以蘇秦爲代厲弟，其年世與齊湣王奉陽君相及，則仕燕避齊爲反間見殺者當是蘇代，今亦不當復稱蘇秦張儀，乃當稱蘇代張儀之爲得矣。要之此三人者，其行事出處，當如本書之所考定，其秦在先而代在後歟，其代爲兄而秦爲弟歟，則年遠事渺，存而不論可也。

今要而論之，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，而東方齊梁爭霸，秦以其間乘機侵地，東至河。及惠王用張儀，魏已日衰，遂有齊秦爭長之勢。而張儀間齊楚，秦南廣地取漢中。然其時，猶齊爲長而秦爲亞。及昭襄王初年，秦楚屢戰屢和，而趙武靈崛起，以其間滅中山，爲大國。及秦將白起亟敗韓魏，而齊湣秦昭稱東西帝。其時則秦爲長而齊爲亞。樂毅起於燕，連趙破齊，湣王死，東方

之霸國遂絕。惟秦獨強，破郢殘楚，及范雎相，而有秦趙交鬪之局。至於長平之戰，邯鄲之圍，而後秦之氣燄披靡，達於燕齊東海之裔。夫而後東方策士，乃有合從連衡之紛綸。而造說者乃以上附之蘇張。考其辭說，皆燕昭趙惠文後事。而後世言戰國事者莫之察，謂從衡之議果起於蘇張。遂若孝公用商鞅而國勢已震爍一世。東方諸國，當齊威梁惠時，已攪擾於縱橫之說。則戰國史實，爲之大晦。當時列強興衰轉移之迹全泯。其失匪細，不可不詳辨也。

林春溥開卷偶得卷九有一條云：「賈誼過秦論稱六國合從攻秦事，多與史記不合。考史記兼漢中在惠文王十二年，取巴蜀在惠文王九年。而六國攻秦在惠文王七年。論乃云惠王武王兼漢中，取巴蜀，諸侯恐懼，會盟而謀弱秦。前後倒置，且與武王無涉，不合一也。楚世家謂蘇秦約從六國攻秦，楚爲從長。楚趙魏韓年表各世家國策並云五國，齊不與。秦紀又作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。通鑑從表，大事記從楚世家。而論又以爲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爲九國，不合二也。平原春信陵樂毅吳起孫臏田忌廉頗趙奢諸人，與蘇秦前後不同時，不合三也。」余觀賈論體近爲賦，藻采煊染，固不足據以訂史。林氏所舉第三條尤可證。然謂諸侯恐懼，會盟而謀弱秦，在秦惠王武王後，則實得戰國情勢，遠勝史記。又入宋衛中山爲九國，亦視史記佩六國相印之說爲勝。賈生博聞，著論在史公前，彼固未有如史公所謂蘇秦主合縱佩六國相印以拒秦之說也。至林

氏舉第二條，蓋指慎靚王三年事。然其時實無五國。楚燕宋預其事，魏兵未與，秦接。秦紀言匈奴，即儼渠。且蘇秦已死三四年。辨詳前。又李斯諫逐客書謂：「惠王用張儀之計，拔三川之地，西并巴蜀，北收上郡，南取漢中，包九夷，制鄢郢，東據成臯之險，割膏腴之壤，遂散六國之縱，使之西向事秦，功施到今。」今按拔三川，據成臯，皆遠在後，不知李斯何以誤說，殆亦非當時真筆歟？要之謂散六國之縱語，自不可信。又賈生文謂商君外連衡而鬪諸侯，是連衡已始商君矣。此等皆當活看，不可拘泥以爲論事之準。

〔附〕 蘇代蘇厲考

燕策一，蘇秦死，其弟蘇代欲繼之，乃北見燕王噲。

按此文亦見史記，然篇中已涉及齊湣王舉宋，此在燕昭王時，豈得見燕王噲而論此，此必後之策士所妄託。

又燕王噲既立，蘇秦死於齊。蘇秦之在燕也，與其相子之爲婚，而蘇代與子之交，及蘇秦死，而齊宣王復用蘇代。

又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，齊王怨蘇秦，欲囚厲，質子爲謝乃已，遂委質爲臣。燕相子之與蘇代婚，而欲得燕權，乃使蘇代待質子於齊。

按蘇秦顯於燕齊，又與子之爲婚，其兩弟厲代當已早在齊燕間，知前篇謂蘇秦死而蘇代乃